

心版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半年刊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THE PULSE ■ 見證主恩 ■ 聯絡肢體 ■ 造就靈命

兒女是 耶和華 所賜的 產業

3, 45

保羅的臨別勸誡

20 如果我再有一次機會

36 有追求的叛逆者

37 漸行漸遠的古老教堂

35

DECEMBER 2016 總第 24 期



禱告詞

石 林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感謝讚美您！
因為天上地下唯有您是
配得我們敬拜讚美的獨一真神！
您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感謝您，
因為您的愛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捆綁。
您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
您願意犧牲您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
為了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三日後復活，為了贖清我們的罪債，
讓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您的愛何等的長闊高深，您的恩典何等浩大！
天父啊，我們也為了您在波士頓城區的祝福
和恩典來感謝您！在過去的幾年，
是您一直在保守和帶領城區的事工。
您使用弟兄姐妹去傳講您的福音和您的愛，
帶領您所揀選的失喪的靈魂到您面前，
讓他們可以認識您，悔改歸向您。
我們為此來感謝您！
我們也為了母堂的弟兄姐妹，
為了波士頓城區事工，
多年的支援和代禱，向您獻上感謝！
感謝您讓教會的弟兄姐妹可以
同心合一的來服事您，
為您的大使命努力擺上。
我們也求您繼續的保守您自己的事工，
帶領更多的人來認識您。
求您加增我們的能力，加添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更加有勇氣，有智慧的去
傳講您的福音和您的愛，
讓更多的人可以悔改歸向您！
因為您的救恩和愛，是給每一個人的。
求您繼續保守帶領教會在傳福音的事工上，
無論是在波士頓的城區，在美國，
在亞洲，在中國，
在世界各個地方！求您開我們的眼睛，
開闊我們的視野。
願您的國度被擴展，願您的國早日降臨，
願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感謝您，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責任編輯：鄭智美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林後3:3）

TABLE OF CONTENTS 目 錄

- 封二 禱告詞 石 林
A Prayer
- 2 編者語 吳京寧
From the Editor
- 牧者心**
- 3 保羅的臨別勸誡..... 盧植德牧師
- 45 A Farewell Discourse..... Rev. Chuck Lowe
- 生命見證**
- 5 主的愛給我帶來平安喜樂 賀 傑
The Peace and Love Brought by God's Love
- 6 祂和我的故事 張宇泰
The Story between Him and Me
- 9 感謝主的看護 吳宜寧
Thank Lord for Looking after Me
- 10 從居士到基督徒..... 王子卿
From a Buddhist to a Christian
- 人物專訪**
- 11 風雨同行十六載
——盧植德牧師訪談..... 《心版》編輯組
- 48 Sixteen Years We Together
—An Interview with Rev. Chuck Lowe
- 與主同行**
- 14 腎臟移植——經歷恩典 武 衡
- 51 Kidney Transplant —A Journey of Grace
- 靈修筆記**
- 24 耶穌哭了 李新宇
Jesus Cried

宣教行蹤

- 23 一生的承諾
——2016復活節分享.....Eva
A Life Time Commitment
—Easter 2016 Sharing

教會事工

- 25 司提反關懷事工.....邵可鑲
My Stephen Ministry Story
- 26 怎會去夫妻恩愛營?.....熊繼敏、黃紅衛
How Did We End up at MER?
- 27 靈裡的佳餚
——膳食組同工歡送會紀實.....張 建
A Feast in Spirit
- 29 CBCGB南區分堂五周年
同工的回顧和分享.....南區同工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CBCGB South

關懷之窗

- 32 懷念我們的父親黃怡群.....黃詩芹、黃偉光
Memories of Our Father Yi-Chyun Huang
- 33 我們永遠的Tim爸
——憶城區輔導黃怡群弟兄.....張 瑩
Tim's Dad—Our Beloved Counsel
- 34 怡群,在天父那里再見!.....李秀全牧師
Yi-Chyun, See you at Father's Place!
- 35 懷念摯友黃怡群弟兄.....李 台
My Best Friend Yi-Chyun Huang
- 36 有追求的叛逆者
——憶宣教士楊一哲牧師.....孫蔚信
Missionary Eric Yang: Rebel With a Cause

談天說地

- 37 漸行漸遠的古老教堂
——邂逅UU隨感之二.....潘 瀾
The Parting Away Old Church
—An Encounter with Universalism (2)

文藝叢林

- 40 石緣(四).....張 建
Novel: A Gem Through Time
- 44 三句半:好地方得好恩光.....張 建
Three and Half Sentences:
A Fellowship Bathing in God's Grace
- 封底 詩譯:你舉起了我.....張新青
You Raised me Up
- 19 漫畫:路得記三講.....王子中
Cartoon: Sermons on Ruth
- 47 漫畫:主日學的故事.....王子中
Cartoon: Sunday School Saga

子女教育

- 16 為母方知天父心.....鄭琇圭
Being a Mom, I Got to Understand God's Love
- 17 父女分離記.....鄭秀蘭
A Father—Daughter Anecdote
- 20 如果我再有一次機會.....張衛國
If I Could Go Through it Once More
- 21 抉擇.....子 英
Choices and Decision
- 22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李 沉
Children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教會活動

- 53 教會活動集錦.....談秉遜
Church Activities
- 57 看照片,說故事.....談秉遜
Photo Stories





THE PULSE

半年刊 2016年 12月
(總第二十四期)

Semi-annual Publication
December 2016 (Issue No. 24)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電話: 781.863.1755

電郵: ThePulse@cbcgb.org

網址: www.cbcgb.org

編審顧問: 張子義 戴 寰
劉配融 盧忠信

主 編: 吳京寧

責任編輯: 陳一萍 潘 瀾

邵 健 李新宇

楊曉玲 王 芳

張應元 鄭智美

周安娜 馬 蓮

楊曦文 張 建

美術編輯: 陳東博 楊宜芳

照片總管: 談秉遜

有作者署名之文章, 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或本教會, 作者文責自負。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 歡迎轉載, 請來信通知。

《心版》歡迎會友與讀者踴躍來稿, 或來信提供批評與建議、欄目內容、和辦刊方向。來稿請郵寄或電郵教會通訊址, 註明轉交《心版》編輯組。本刊有刪改權, 請自留底稿。文章署原名筆名均可, 但請附上真實姓名、電話、電郵和詳細地址, 以便聯絡。

2016年是不尋常的一年。一場大選, 使美國社會趨向兩極化、對立顯露無遺, 而這種分化體現在意識形態、信仰、收入、種族背景, 以及年齡段等多個方面, 也牽動了教會中每一個人的心。現在大選的硝煙已散去, 但對立依舊。在這歷史性的事件中,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 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而我們的信仰又將如何影響這個社會, 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現實政治涉及的眾多議題中, 對於華人教會來說, 人們最關心無疑是子女的升學問題, 另外還有同性戀婚姻、如廁令等問題。為此, 在上半年的籌劃階段, 我們將子女的教育、升學問題確定為本期的主題, 同時也歡迎大家就其他時事、社會問題, 結合自己的信仰, 投稿發表見解。本期刊登了幾篇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 希望拋磚引玉, 引起大家的思考。

前幾天讀書¹, 恰好讀到教會史上的一段軼事。卡帕多家三教父之一, 尼撒的貴格利 (Gregory of Nyssa), 是這樣記述第二次大公會議期間 (公元381年) 君士坦丁堡的市井氣氛的: “若你要換零錢, 就有人會像哲學家一樣, 對你發表基督受生, 或非受生的觀念。若你詢問麵包的價錢, 就會有人對你說: ‘父神比較大, 子神比較小。’ 如果你問: ‘浴室是否備好?’ 有人會答道: ‘子是從無中被造。’” 從這段描述,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信仰生活的兩個側面: 一方面, 普通平信徒熱情地投入到關於神學思想的爭論中, 對於信仰深層次的追求成為普通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儘管很多 (甚至是多數) 信徒的神學觀點有一定偏差, 但三位一體的神學思想卻正是在這種爭論中脫穎而出, 最終被確認為普世教會的正統。

每個時代對基督徒的信仰都會有不同的挑戰。對於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所帶來的挑戰, 既需要保守傳統, 也需要開放思維。而達到這兩者的平衡, 需要的就是爭鳴。爭鳴, 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放下教會裡的某些“政治正確”。沒有爭鳴, 信仰上偏差將一直保留下去; 沒有爭鳴, 信仰將會蛻化為傳統主義僵死的空殼。我們期待這種渴望與熱誠, 期待這種鮮活的討論見諸《心版》; 期待在社交媒體上轉發的將不僅僅是他人的, 而是我們自己屬靈的心聲。

本期在主題“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五篇)之外, “牧者心”與“人物專訪”, 是重點文章。這是十六年來在我們中間牧養英文會眾的盧植德牧師, 所留給我們的臨別贈言 (中英文各兩篇); 也是他十六年在我們教會的感受, 肺腑之言, 發人深省。

此外, 四篇“生命見證”、一篇“與主同行”見證主的大愛, 四篇“教會事工”分享主的大愛; 而Eva一生的承諾, 在偏遠之處分享主愛, 更是讓人動容! 還有, 一篇“靈修筆記”、一篇“談天說地”、五篇“文藝叢林”, 表達了我們對知性與感性的追求。佔五頁篇幅的“教會活動”則展現了教會的活力與肢體間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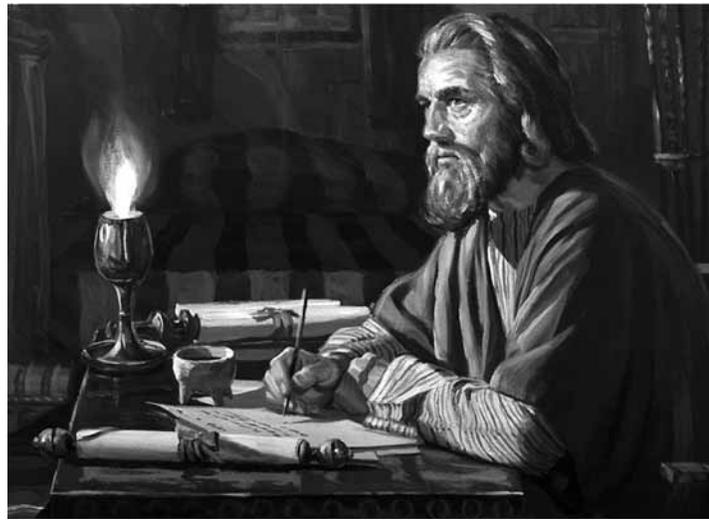
最後, “關懷之窗”收錄了對今年離世兩位肢體的不盡追思—城區的“Tim 爸”黃怡群弟兄, 與我們所差出的宣教士楊一哲牧師。對於楊牧師, 《心版》同工有著一份特別的感情; 過去十二年, 我們總計發表了七篇有關他的文字 (詳見第3, 4, 10-14期), 與今年八月在他的追思感恩聚會中所分發的《澆奠人生》。今年, 本刊似乎少了一期, 卻以楊一哲牧師的紀念特刊 (44頁) 補足了。☞

1 Roger E. Olson,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Chapter 12: The Cappadocian Fathers Settle the Issue, p. 173

責任編輯: 陳一萍

保羅的臨別勸誡

盧植德牧師



在即將結束在CBCGB的牧會服事之際，我回到《聖經》中的各種臨別感言。面臨迫近的生命終點，《聖經》故事中的不少主人公都發表了長篇的講話，這包括雅各（創世紀49章）、約瑟（創世紀50章）、摩西（申命記31-33章）、約書亞（約書亞記23-24章）、撒母耳（撒母耳記上12章）、大衛（歷代記上29章）和耶穌（約翰福音14-17章）。臨別感言是他們預言下一代所要面臨的各種挑戰，並提供建議與指導的最後機會。就目前所知，我所面臨的只是退休而已，我要談的是對保羅的臨別勸誡的感想。

《使徒行傳》20章記錄了保羅對以弗所教會領袖們的講話。在走海路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沿著古代小亞細亞（現代土耳其）的海岸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為了與以弗所教會交流而又不花費時間在陸地旅行上，他邀請教會的長老們到港口來相見。考慮到可能再也不能拜訪這個他親自創建的教會，他向他們告別。他的最後講話有兩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主題。

最顯著的一點，是他花了很長篇幅為自己進行辯護。臨別感言通常著眼於那些留下來的人的未來，而保羅卻是在為自己的聲譽辯護，為自己的精神遺產增輝。他重申，即使面對逼迫，他的委身、謙遜與熱情絲毫不減（20:18-19）。他總是勇敢地宣講完整的福音，而不只是聽眾喜歡聽的那幾部分（20:20）。他在教堂裡證道，也挨家挨戶教導（20:20）。超越當時流行的種族主義與民族優越感，他將福音同時傳講給猶太人與外邦人，呼籲所有人都悔改、信耶穌（20:21）。即使面臨著受迫害、牢獄和殉難的前景，他也不會停止傳福音（20:24）。就在即將轉入通常的臨別感言內容之時，他突然話鋒一轉，更多是為自己辯護：他們中任何人的死亡，都不能歸罪到他的身上，因為他宣講的是完整的福音，不僅許諾了拯救，也警告了他們審判（20:26-27）。他的告別是不同尋常的，不僅是因為裡面包含了自辯，更是因為他對此是如此關注。

當保羅最終轉回臨別感言的通常主題，即教會的未來，他的信息是發人深省的。教會的長老們要盡全力來保護它：他們是牧者，要保護教會不受兇惡的豺狼的襲擊。儘管會有從外邊來的假教師入侵教會，更凶險的是在會眾中，甚至在長老中，也會有這樣的假教師出現。保羅提醒他們說，“你們當謹慎”，“應當儆醒”。為了不動搖他們對神的信心，他在警告的同時也發出了安慰：他所傳的福音可以滋養他們，為他們提供恆久的保障（20:28-32）。

通常的臨別感言會就此結束，但保羅卻進一步為自己辯護。儘管按照一世紀的慣例，作為他們的教師，在財務上接受他們的支持是他的應有的權利，他還是通過自己雙手的勞動所得來提供自己生活所需，支持自己的事工團隊（20:33-35）。最後，在擁抱和眼淚之後，他才啟程上路（20:36-38）。

在新約後面的書卷裡，我們看到了保羅的預言成真。在《提摩太前書》中，他將自己的助手留在了以弗所，以幫助他們矯正錯誤的神學思想和侵入教會的毀壞性行為（第一、二章和第四、五章）。他也為在提摩太離開後，作為教會監督、保護者的長老、執事們，制定了必須達到的道德標準和服事資歷（第三章）。

儘管保羅的臨別感言因以弗所的具體情況而是個特例，但是不論是從神的角度，還是從作者路加的角度，將它收入《使徒行傳》，都是為啟發、教育後世、其他地方的基督徒。那麼我們將其推演到當今，能夠學到什麼功課呢？至少有三。

從使徒所做的不同尋常的長篇自辯來看，牧師們需要預見到他們必須為牧會的服事盡心盡力，以顯示自己的稱職、正直與承諾。考慮到保羅在帶領以弗所人歸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在證道中的正直，他在面對逼迫時的堅忍，他那種犧牲性的自給自足，實在令人吃驚他居然也會感到要如此長篇地為自己

辯護。但他絕不是偏執狂，不是不合情理地想像著反對他的勢力。他的神學體系是創新性的，歡迎外邦人成為教會中具有全權的、平等的正式成員，而不必遵守舊約對於割禮和食物所制定的那些規定。創新帶來爭議，而爭議又導致對他和他的事工的人身攻擊。要承受風險的不僅是他的名譽：對於傳道人生疑，就必然對他所傳的福音生疑。因為這個，幾乎所有的保羅書簡都包含了為自己辯護的內容，雖然所佔比例沒有達到這篇講話裡的程度。

《聖經》並不許可在今日再有類似程度的神學創新，對於大多數牧師來說，神也不會呼召他們去面對保羅所經受的迫害或財務上的犧牲。對於牧師們的指責是司空見慣的，具體的情況千差萬別。雖然有些是有說到了點子上，但更多的情況下，很多批評、指責卻是沒有什麼道理的。面對這種情況，牧師們只有向保羅學習，同樣辛勤地、開誠佈公地事奉，卻又比其他領域裡的專業人士拿較少的薪酬。這樣做，是榮耀了神，使自己無可指責，當有人進行無理責難時，也會有反駁的依據。從另一方面看，喜歡挑剔指責服事他們的牧師的教會會眾，也應該對自己多加反省。也許他們的反對有一定道理，也許他們就像以弗所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基督徒一樣，即使是使徒保羅也不能使他們滿意。

更深一層看，有兩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因為保羅的自辯著重提到了它們，而在我們當代的大環境下，它們能否延續已成為問題。第一個是，保羅將對會眾的證道與到他們家中探訪相結合。在鄰里社區型教會逐漸讓位於巨型教會的情況下，這種牧會模式越來越難以維持，就像街角食雜店逐漸讓位於超市和購物中心一樣。順應文化潮流比逆流而動遠來的容易。儘管要講道的牧師親自去多數會眾的家裡去拜訪已經不可能，但保羅的模式仍提醒我們，只是出席集體敬拜和聽講道是遠遠不夠的。公開的佈道必須與私下的指導和牧養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另一細節涉及到教導的內容。保羅兩次提到他教導的廣度：“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20:20）；“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

（20:27）。特別要指出的是，這不僅包括了那些溫柔的教導，也包括了那些嚴厲的教訓：認罪悔改和信心的必要性（20:21），關於罪和審判的警告（20:26）。只有讓警告成為講道的一部分，使徒才可以說，那些拒絕福音的人最終與永生隔絕，罪不在他保羅身上（20:26，參見以西結書3:16-21, 33:1-9）。在今日的世界，吸引眾人進入教會的壓力，常常使傳講聖經信息時打折扣。明星牧師的勵志型佈道側重於得救的確據和無條件的得救，而對於罪和審判卻輕描淡寫。我們真以為神現在減輕了放到先知以西結和使徒保羅肩頭的責任？當人們因為接受了那種過濾了的、平淡無味的“現代福音”而與永生隔絕，那些言辭過於拘謹的牧師是否應該為之擔當罪責？罪和審判本也不應是我們的主要信息，但是如果我們根本不提它們，那就不僅是我們的聽眾的得救要成問題了。

保羅敢於說得罪人的話體現在他對長老們的警告上，也將我們帶到第三點。出於對保羅的敬愛，這些長老們趕了老遠的路來看他。他們對他的摯愛可以從故事的最後一句敘述看到：當他們一起禱告，眾人痛哭，與他擁抱、接吻，為可能再也見不到他而傷心（20:37-38）。儘管彼此心情相通、和情感表露，但保羅依然必須警告他們，襲擊神的羊羣的豺狼，不僅來自教會外邊，也來自教會內部，甚至可能就來自長老團內部（20:28-31）。從這個我們學習到，必要的時候，要不怕說得罪人的話，即使是面對我們的朋友和其他教會領袖。此外，他也告誡我們要認真對待教會領袖的屬靈資質。這讓我們認真執行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中所立下的一系列規定。如果古代人因面臨這些風險而必須謹慎處理，我們今天的教會也當如此。

作者後記：

作為我給《心版》貢獻的最後一篇稿件，同時也作為我在CBCGB牧會服事的最後一筆，本文的信息似乎有點奇怪。但是我要說，保羅留給以弗所的長老們的信息不是也同樣的“奇怪”嗎？鑑於中國文化中常有曲筆、影射，讀者也許會覺得我是在針對我們教會生活中的某一專門問題。所以我必須斷然否認本文有什麼幕後暗示，或表面之下還藏著什麼不滿。當子義牧師邀請我，更準確地說，是堅

（下轉第8頁）



主的愛給我帶來平安喜樂

賀傑

我是七十年代生在、長在中國大陸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從小被灌輸共產主義教育，唱各種革命歌曲，家家戶戶正房中間掛的是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就是人們心目中的神。在學校學習的是進化論，崇尚科學，反對迷信。那時我覺得，宗教就等於是迷信。

我的奶奶是一個小腳老太太。戰爭奪去了爺爺年輕的生命，奶奶四十歲守寡，一人拉扯大六個孩子。她每逢週日都到鎮上的福音堂去禮拜，風雨無阻。當時只有七歲左右的我，認為奶奶那也是迷信，是她的心裡安慰，只有這樣她才能獲得喜樂。我則從來沒有放在心上。

我一路求學，成績不錯，老師喜歡，父母哥哥姐姐疼我。再到戀愛結婚生子，生活中沒有大風大浪，一直平順地向前，沒有太多的煩惱也從來沒有對人生深入的思考。直到一件事發生，婚姻的破碎把我徹底擊垮。被迫離婚讓我感到無助和自憐，看到幼小的兒子，我恨我哭我鬧，我開始懷疑人生，懷疑生命的意義，感覺到生活的無望沒有價值和意義。從此生活在苦毒之中，對傷害我的人有怨有恨，我無法找到生活的喜樂，感覺人生到了盡頭。

感到耶穌的愛和光開始臨到我，應該從我來美國波士頓訪學期間算起。當時英語口語不好的我，聽說週日Park Street教堂有免費的英語課堂。有一位美國女士長期用英文教授聖經，對所有人免費開放。為了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我就參加了這個免費的英語學習班，聽這位慈愛的美國女士，用地道的美語給我們講聖經故事。再後來，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帶領我參加了周五晚上Longwood附近的一個查經小組，使我更多地接觸和了解聖經。但是，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的我不是那麼容易接受創造論的。特別是當時老師說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時，我更不能接受。我覺得，罪人指的是那些殺人放火、謀財害命、偷錢搶人的人。我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一個好人，不坑人不害人，不偷不搶就沒有罪。而且心裡還有學習自然科學、信仰科學的驕傲在那裡阻擋我。

但是，隨著讀經的時間越來越久，再加上看到身

邊的基督徒是那麼的美善、對人無條件的接納，這些我以往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讓我的心發生了改變。後來我又遇到了現在的老公John。他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母親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是從小讀著聖經在教會長大的孩子。他用耶穌式的大愛接納並愛著我，以及我和前夫的兒子，給了我們一個溫馨、有愛的家。從他身上我也看到了一個基督徒的寬容和接納。

曾經的婚姻傷痛讓我把自己的心包裹起來，不容易打開心扉信任和接納別人也不容易喜樂。對聖經的學習，讓我逐漸明白，怨恨別人、仇恨別人就是一種罪。我們被罪捆綁，才找不到喜樂和平安，而這種罪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擺脫。我自己嘗試很久，很難釋懷，怨恨無法拔除。

2014年3月，華欣牧師來我們教會講道。我聽到，中國留學生槍殺美國老師和同學，而這位美國死者的基督徒家屬卻給殺人者的家人寫了一封安慰信。這是何等的胸懷，沒有耶穌的愛在心中，怎能做到。那一刻我被徹底感動了。我突然明白了，靠人做不到的，靠著主，萬事可能。我要信靠我們的主來幫我拔除心中的仇恨，饒恕別人也饒恕自己。只有耶穌十字架上的救贖，我才可以的赦免。

在這次佈道會上，我深受感動，決心要信靠主耶穌，接受他做我生命的救主。後來我們教會派張越剛（編者註：張越剛弟兄2014年秋被按立為本會傳道）和王紅革兩位基督徒，於2014年4月6日和我談話，並作決志禱告。於是，我開始了正式信靠主的靈命成長歷程。在決定讓主帶領我學會饒恕後，我一天天變得輕鬆起來，有了更多的信任和接納，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罪，對自己的個性強、愛發脾氣、嫉妒、怨恨有了清晰的認識。我求主憐憫我、饒恕我，幫助我脫離這些罪。朋友們看到了我的變化，說我變得比以前柔和、放鬆了許多。在現在的婚姻中，雖然我們夫妻是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但是籍著耶穌在我們中間，我們能夠彼此相愛、包容雙方的不同和不完全。

祂和我的故事

張宇泰

與祂背離的我

高中的時候，我想過搞樂隊，開酒吧，甚至想當個魔術師，平時總是和朋友偷偷跑去網吧上網玩遊戲，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讀書的意義，我很迷茫。於是，在父母的幫助和鼓勵下，我來到了美國讀大學。

剛來到了美國，我感覺自己充滿了活力，認為人生將從此改寫，Party、音樂會、各種社團無所不有。學校有先進教育體系，豐富的教材資料，甚至我們用的教科書都是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所寫。極好的就業前景，想想就令我興奮，我知道我會在美國待很多年。

不久之後，我和國內的女友分手了。我告訴她，我怕她受不了這種折磨，不想她等我太久，不想浪費她的青春。多年後信了主我才知道，原來我很自私，我只是自己承受不了這種折磨。我以為分手後會很自由，甚至還期待能找個洋女友，或者能體驗美國“放蕩”的大學生活。事實是，直至今日，我都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四年多的單身生活，其實也是主對我的管教，留給我時間和空間去思考自己的缺點，以及對愛情，婚姻的誤解。我也以為我很堅強，灑脫不羈。分手後，充滿我內心的，只有流不出淚的悲傷和寂寞。

我是一個不經常交際的人，說穿了就是宅男，在美國的大學生活除了上課，考試寫論文，就只剩看小說看電影玩遊戲。為了顯得自己不是那麼宅，基本每年冬天都會去拉斯維加斯然後去洛杉磯，說好聽點

是去旅遊，其實只是因為無聊空虛寂寞，去賭場試試手氣罷了，甚至也期待過在這座著名的“罪惡之城”會有什麼艷遇。

大學的幾年，也不是一無是處。我認識了幾位摯友，很感謝神的安排讓我遇到了他們，也很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與照顧，其中一位更是與我共同建立了未來事業上的目標與理念。然而，除此之外，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具空殼，沒有靈魂，沒有方向，隨波逐流我無法停止思考：我到底是誰？生命意義是什麼？我要到哪裡去？

我想，若是沒有遇到祂，我這具空殼裡惡的種子會不停地生長，直到被罪充滿，就如《羅馬書》1: 29-31所描述的，也許會：“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被神所憎惡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那麼，祂是誰？

祂一直在默默地守護著我

小時候，我總覺得不論自己想了什麼，做了什麼，冥冥之中總有一個祂，知道我所有的一切，就好像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男主角，一生的所有細節都被看到並記錄下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從一開始，祂就與我同在，照看著我，守護著我。

我得過重病，遇過很多次危險，我只知道有父母和朋友的幫助，卻不知到祂在默默地保守我的身體和心靈。試想一下，小時候腦震盪，視網膜破裂，心肌

回顧以往經歷，我覺得，神是用人的罪升起一個環境來管教我、破碎我，拔去我以前的驕傲，讓我看到自己內在的軟弱之處，這樣才能謙卑下來，再讓我身邊的基督徒幫助我、扶起我。我突然明白了，這就是上帝的計劃和恩典，祂揀選我、愛我，每一次苦難

都是上帝化了妝的祝福！今生最美的祝福是認識主耶穌。☩

作者出生於中國河南，2014年8月於本會受浸歸主，屬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吳京寧

炎，支氣管炎，哮喘，闌尾炎化膿穿孔，動脈割開，同時誤食多種處方藥，車禍，被車擠到牆上……，直到現在我依然身體健康，沒有任何殘疾或者後遺症，這樣的恩典，何等奇妙，何等甘甜！如果你非要認為這只是幸運，那我要告訴你，這樣的幸運或是幫助都是從祂而來。

祂在高中裡與我相遇

說到相遇，不得不說緣份這個詞我以前和很多人一樣，相信緣份與祂的相遇讓我知道，我所認為的緣份，其實都是祂的安排。中國人常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說明人們認為有這樣一位存在，祂的意志掌管了注定的事。只是人們和曾經的我一樣，不認識祂。

高二的時候，美國北卡州有三位基督徒學生來我們學校交流。學校給我和好友一次機會去無償接待，也能鍛煉一下英語。有一次帶他們去吃橋香園的過橋米線，然後就看到他們開始禱告，我才知道，原來禱告不是裝裝樣子或者背誦幾句話，我的名字居然也出現在禱告的內容裡，他們為我代禱。

我很奇怪，他們是先感謝上帝，然後再感謝我，我當時在想：“什麼？我帶你們吃好吃的，錢也是你們自己出的，關上帝什麼事呢？”。沒想到，八年後的我，凡事都會感謝主，也會為別人代禱。想到這裡，我常常會覺得不可思議。

我服事了基督徒，也就服事了祂。可我那時還不認識祂。

祂在大學裡與我相遇

我的大學在猶他州，靠近摩門教的大本營。周圍的學生大多都是摩門教徒，他們經常對我傳教，還給了我一本中文的摩門經。作為一個曾經的無神論者，我開始深深地抵觸各種宗教。

然而有意思的是，我卻主動跟隨好友史蒂芬去了基督徒的查經聚會。原因很簡單，基督徒為我們免費提供可口的中餐和飲料，他們很熱情，也很熱心。本來打算吃完飯就走的，但又覺得很不好意思，就看看接下他們準備做什麼。我做好了被“傳教”的思想準備，反正我也聽不進去。

沒想到，接下來只是看了一部電影“消防員”，講述的是一個消防員的婚姻即將破裂，通過父親的勸說和讀聖經，經歷40天艱辛的婚姻搶救歷程，幾經絕望，最終在上帝的引導下，夫妻婚姻恢復如初。我

當時覺得劇情很牽強，電影中一位基督徒在神的保守下大難不死，而婚姻的恢復完全是男主角的40天艱辛付出才得以挽回。

直到信主後我才明白，沒有上帝的幫助，沒有聖經的指導，以男主角以前的性格，絕對不可能堅持40天挽回快要破裂的婚姻。這樣的堅持，來自於主耶穌在曠野40天不停受到魔鬼的試探而沒有跌倒。神愛世人，若沒有神的愛，那位基督徒也不可能“幸運”地活下來。

我沒想過的是，去“蹭”免費的飯菜，也就接受了基督徒的幫助，接受了祂的幫助，也間接看到了聖經，可我還是不認識祂。Steven是第一個帶我到查經班的人，他卻不是基督徒，這樣的“巧合”是不是很奇怪？

祂在生活中與我相遇

剛到麻州下飛機的時候，沒有一家租車公司租車給我，原因是猶他州的駕照在這邊不能給我提供任何擔保，我又沒有信用卡。不得已只能求助我的老闆格雷斯。老闆馬上親自來機場接我，還請我吃了在麻州的第一頓中餐。然後帶我去看車買車，也幫我聯繫到了房東劉靈弟兄，還給我提供工作和工資，細心耐心指導我工作中的細節。對於職場新人的我來說，這簡直就是總統級待遇啊，除了感激和努力工作，我無以為報。

信主後，偶然在敬拜的歌詞裡看到老闆的名字恩典這個詞，才知道除了優雅以外，格雷斯也是指神的恩典。到麻州的第一天，其實是當時最困難的一天，沒有格雷斯的幫助，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真的很難解決。這又如何不是神的恩典呢？

折騰了幾天，大部分事情解決，終於安頓下來。我借住在劉靈弟兄的家裡，後來又借住在阿爾伯特弟兄的家裡。他們對我非常照顧，房租也非常的低，而且水電暖氣網費全免。我剛開始工作，生活有困難，他們指導我做菜，指導我查經，也給與了我許許多多的幫助。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關懷。

感悟與改變

小時候不太敢做壞事。正如中國有句話叫做“人在做，天在看”的感覺。後來慢慢的這種感覺沒了，變成了罪惡感和良心的譴責。

同一件壞事做多了，這種感覺也漸漸沒了，比如：剛開始看到電影裡帶有色情元素的畫面，雖然心

裡很好奇，還是會摀住眼睛或者跳過。後來看到電影《007》裡面有性行為的畫面，眼睛都不會眨一下。我給自己找了個藉口：人長大了都會這樣。

所以我曾經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後來慢慢被別人帶壞的這樣的想法，讓我又增添了一個壞毛病：推卸責任，雖然有時會承認自己犯錯，卻不悔改；認為即使是自己犯錯，也是別人引起的。殊不知人生來就有罪性，受到誘惑和試探很容易就跌倒了。人所想、所作的一切惡，當審判之日來臨的時候，若不悔改，都要為之付出代價。

有很多人相信“來世”，也會行“善”，認為可以“積功德”。也有很多人，自認為是好人，成天覺得周圍人不理解自己，覺得委屈，成天覺得鬱悶，為他人做的越多，心裡越不平衡。我也行過“善”，也有過這種想法。其實，這樣的行善，只是為了榮耀自己而已。很多人相信“善有善報”，而有時候行“善”卻沒有善報，既然這樣我們還要行善嗎？

我也曾很疑惑，直到信主以後才想通：若不信主，誰來賜你回報呢？《彼得前書》2：20說：“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基督徒無條件的幫助與服事，讓我們認識了祂，在華欣牧師的佈道會上，我終於明白：祂是耶穌基督，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祂是愛我的，如同父母對我的愛，這份愛25年來從未改變。我明白了自己是罪人，而祂是我的救主。

我，與弟兄姊妹一樣，是神的兒女。而生命的存在，是因為神愛世人。祂甚至犧牲了祂獨一的愛子，來替我們贖罪，讓我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的慈愛、關愛與憐愛，就如同父母對我們的愛，成就了生命，成就了我們。將來我們會回到神的懷抱，得著新

的永恆。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會有許多缺憾。我和所有人一樣，是無力也是無奈的，陷在罪的泥潭裡無法自拔，唯有承認自己的罪，加以悔改，才能成為更好的我，得著新的生命。

無論生活是否匆忙，總會有機會靜靜地來到主的面前，向主禱告，和主說話，內心也能夠平安喜樂。

I will never stop pursuing the truth.
(我永遠不會放棄追求真理。)

I would never forget to pray.
(我永遠不應忘記禱告。)

I know God the Father loves me.
(我知道天父愛我。)

I am so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Jesus did for me. (我感謝耶穌為我所做的一切。)

I believe, the Holy Spirit will indicate the right way for me. (我相信聖靈會指引我走正路。)

May God bless brothers and sisters, keeping our hearts of worship. (願神祝福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保持一顆敬拜的心。)

Now onto God our Father b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榮耀永遠歸於神我們的天父。阿門。)

作者來自中國雲南，2014年8月在本會受浸歸主，原參加Lowell學生團契，現返回中國長期工作。

責任編輯：吳京寧



保羅的臨別勸誡（上接第5頁）

持要我寫一篇臨別投稿，我自然想到了保羅在告別以弗所教會時的最後告誡。當我開始動筆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些告誡的深度。所以我基本只是嚴格按經文的敘述來解釋，而沒有假定當時的情況與我們的情況相似。至少在一個方面，他們的情況與我們的是不一樣的：和保羅不同，我們希望能夠在未來的日子裡經常回教會來看看——不會頻繁到大家都懶於

歡迎我們，或者干擾到新英文牧師的程度，但是至少每次我們回來，你不會說我們自上次見又老了多少。同時，願神的祝福臨到CBCGB，特別是要臨到教會的證道內容和教會領袖們身上。

英譯中：吳京寧

責任編輯：吳京寧

感謝主的看護



吳宜寧

從小到大，我曾在不同的情境下接觸過福音。因為祖父母是天主教徒，在幼稚園的時候我曾經跟祖母參加過耶誕彌撒。國中、高中我就讀天主教學校，每到聖誕節，不同的耶誕活動及聖歌比賽成了沉重課業外的“chores”（瑣事）。讀高中及讀研究所時，也聽同儕說參加團契活動。當時的自己不為所動，不僅沒有受到感動，反而覺得是偽善。現在看來，當時的自己是多麼的無知。

直到2005年底，我隻身前往芝加哥做交換學生，因緣際會地遇到Aunt Sylvia，我的認知才發生了改變。Aunt Sylvia是一位喜樂的人，她的女兒Jessica也是一樣。從她們身上，我看到了喜樂及滿足。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喜樂從何而來。一直到Jessica和我分享耶穌是多麼的愛她，我才明白這正是基督徒的特質。陸續地，我和Aunt Sylvia一起參加了幾次主日敬拜，也和Aunt Sylvia的姐姐Aunt Olive、姊夫Uncle Jen參加Willow Creek Church（編者註：即柳溪教會，芝加哥地區的一個超大型福音教會）的主日敬拜。除此之外，在工作的場所，一位韓國的同事Hyung-Soon Park也常與我分享聖經的話。隻身在學術領域研讀，總是有起有落，聖經的話語似乎提供了庇護所。2009年，另一位韓國姊妹Jin-Sook Roh成為我的同事。除了同事的身分之外，她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她總是與我分享她的見證。在2010年，因為一位中國同事的母親罹患胃癌，Jin-Sook每周三帶領我們讀聖經及為患者祈禱。雖然同事母親不敵病魔，但我們更加認識到了耶穌的愛。2010年8月，我離開芝加哥到美東，Jin-Sook還是常常與我電話禱告，祈求主能夠看護我的新環境、新工作。

2010年9月1日的清早，我接到母親的來電，而頭一天我剛和Jin-Sook碰面並接收到她為我準備的中英對照聖經。電話中，母親訴說父親遭電擊，有可能無法醒來。我掛掉電話後，原地繞圈跪下，嘴裡直念，“Lord, I surrender myself to you. I know how much you love me. You are the greatest among the all. I believe in you. Please! I pray for my father,

my mother and my brother. Please do not take my father away from me. If this is the way you want to show me how weak and small I am,I already trust you. I am a sinner. Only through Jesus, I can be forgiven. If only the people who are broken can see or feel you, I am broken now. Please do not take my father away.”（“主啊，我將自己交託在你手中。我知道你是多麼的愛我。你是萬有之中最偉大的。我相信你，請您垂聽：我為我的父親、母親和哥哥禱告，請不要把我的父親帶走。如果您只是借這個來告訴我是多麼的軟弱、渺小，……，我信靠您。我是個罪人，只有通過耶穌，我的罪才會得赦免。如果說只有破碎的人才能看到或是感覺到你，那麼我現在就是那個破碎的人。請不要把我的父親帶走。”）我眼睛的淚水沒有停止，當天就訂了機票回台灣。在洛杉磯轉機時跟母親連絡上，母親說明父親已清醒，心中的感謝真是無法形容的。

一年之後，又再一次接到家裡的來電。哥哥和我說，父親頸椎受傷癱瘓，現在進行手術中。我心情再度沉重，這是比之前更大的考驗。在醫院中，我看到人是多麼的渺小及無助。父親慢慢地恢復，從四肢癱瘓到如今可以助行器行走，儘管仍然不方便，但是這麼巨大的改變是奇蹟。

在美國近九年的時間，我深信是主的看護，支持我面對不同的人生挑戰。信主之前自己是多麼地得失心重，但是現在我知道一切都是主安排好的。2013年搬到麻州的Lowell後，我利用網路靈修，但是卻沒有機會受洗。直至2014年春末遇到陳台勝老師的分享，我才有機會參加CBCGB的受洗班。感謝主在弟兄姊妹，Aunt Sylvia, Aunt Olive Jessica, Uncle Jen, Hyung-Soon Park, Jin-Sook Roh, 淑賢及陳台勝的身上做工，讓我見證耶穌的愛，也感謝主的不離不棄，我才能得到救贖。☞

作者來自台灣，2014年8月在本會受浸歸主。

責任編輯：吳京寧

從居士到基督徒

王子卿

我是在2014年7月下旬因陪讀從中國來到波士頓的，來美國以前在國內是佛教徒居士。由於工作的原因，我曾走遍歐洲及澳洲、亞洲、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雖然對於基督教只是限於宗教故事的膚淺了解，但是從基督徒的眼睛裡，我看到的了平和及熱情。這使我心裡對於基督教信仰，從好奇到想了解。在中國國內，我追求的是“心若止水”的心態，去除浮躁的外相和本相是我的理想。但是隨著禮佛時間的增長，我內心的浮躁也與日俱增，這使我感到徬徨和不安。原先以為是國內的大環境造成的人心不古。但是通過觀察和思考我發現，現在的佛教其實已經不是原先的那個佛教，而是人為的本土化的夾生飯，這使得我內心更加地安靜不下來。

來到美國之後，有次帶著孩子傍晚走過墓地參觀（都說美國最安靜及美麗的地方是墓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孩子說，墓地裡面是否埋葬著死人？我說，“是這樣的，你不是玩過電腦遊戲‘植物大戰殭屍’嗎？這可是真正的殭屍！。歡迎晚上來我家，我跟你玩個真人版的‘植物大戰殭屍’！”這話說過了，當時也沒有在意。誰知道，當天晚上十一點左右，門鈴突然響起。我開門一看，一個人也沒有。關上門後，每隔十分鐘左右，門鈴就響一次。每次開門還是沒有人。突然，我想起來傍晚路過墓地時對殭屍的邀請，心裡很是害怕。心裡默念菩薩保佑，佛祖顯靈。在五分鐘內門鈴終於不響了。太太說門鈴肯定是壞了，要麼是電量不足了。但是我內心還是有疑問，決定再試試。

過了三天，在傍晚我和女兒又去了那個墓地，心裡默念，如果有鬼魂，晚上可以去我家做客。當天後半夜一點左右，門鈴如期響起。開門關門數次，門鈴的按鍵修理後還是響。當時我太太說把電池拿下來吧，說完翻身睡了。我沒有拿電池，心裡默念心經，請四方菩薩和天主耶穌（因為我想，在美國還是請當地的神也許管用），十分鐘後，門鈴總算是停止了。第二天晚上，跟房東說這事情，他說應該是電池虧電或虛接了，還說我晚上怎麼敢去墓地。我說我心裡沒鬼，

為啥怕鬼和墓地。我沒有讓房東更換電池。我說，我還要試上一試，事不過三，這樣我才能相信到底是鬼魂，還是門鈴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我想搞明白到底是菩薩救我，還是耶穌救我。

第三天晚上九點，我還是橫穿墓地，心裡默念：如果有鬼魂，就來我家吧。回家後，夜裡兩點門鈴再次響起，而且頻率加快。在鈴響的二十分鐘裡，我修理門鈴兩次，但是沒有任何用處。這時，我想起耶穌基督，就心裡默念：“基督耶穌，請你救我，也救救這些可憐的孤魂野鬼帶他們去該去的地方吧。”默念幾遍結束後，門鈴就不響了。這時候我還是有點不相信，開門伸手去按門鈴，門鈴響了！這時候我突然間感到無比震撼和恐懼，從來沒有的震撼！耶穌基督，我真正的救主？這事過後到現在，我的門鈴電池一直沒有更換，但是門鈴夜裡再也沒有響。

在這事情過後兩個月，我太太在公交車上碰到譚鑫大姐，她讓我們去華人教會看看。有了前面的經歷，我也想了解一下基督教。通過庇哩亞團契的查經班，我對聖經和基督耶穌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通過主日崇拜和禮拜五晚上的查經，我逐漸結識認識了陳台勝老師和很多主內弟兄姊妹。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什麼是活出基督的風采，什麼是主內的平安喜樂。感謝主，讓我今生能認識祢；也感謝主，為我驅鬼和教化我。通過查經和禮拜，我內心更加的平和，也更加地願意幫助他人，朋友們也更加的願意幫助我。主耶穌，一切的榮耀都歸於你！

作者來自中國北京，2014年8月在本教會受浸歸主，屬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吳京寧





風雨同行十六載

——盧植德牧師訪談

《心版》同工組

編者按：在本會服事了整十六年之後，盧植德牧師（Rev. Chuck Lowe）於今年（2016）六月從英文牧師的職位上退休，移居佛羅里達，以方便隨時探訪分離多年的年邁的母親。在這離別之際，他接受《心版》同工的採訪，回顧了自己十六載的牧會服事生涯，並對會眾留下了諄諄囑託。

問：您是從小就想成為牧師嗎，或者說，您怎樣決定從事牧會的？

答：我是在高中最後一年時，第一次從朋友那裡聽到福音的。神是如此愛我，竟然差遣祂的兒子來為我而死——所聽到的讓我深思。既然耶穌願意為我而死，我決定要為他而活。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從事牧師這個職業。

在高中時，我的職業目標是為國務院到前蘇聯工作。為了體驗一下這個國家的情況，在高中最後一年，我參加了一個去蘇聯的旅遊團。在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我們與一些想練習英語的共青團員聚會。經過兩天交流，我的聯繫人告訴我，既然我如此熱衷於談耶穌，那麼我應該成為一個牧師，而不是外交官。這是關於我未來職業的第一個跡象，但我當時並未意識到。

不久，我就從在一所世俗大學裡攻讀國際事務專業轉學至一所基督教大學，以便我能更多地了解耶穌和研究聖經。那時，我的職業目標是利用我的俄語特長往俄國偷運聖經。但是可以想像，宣教機構是不大會任命一個二十一歲的小伙子去從事這樣一份

工作的。

作為替代計劃，我考慮到去讀研究生——或者是聖經研究，或者是心理學。那時候，神學院的學費每年一千美元，而學心理學的學費則是每年一萬元。所以，經濟支付能力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決定。

從剛信主時起，我就特別熱心於查經。在神學院學習時，正好有個機會可以在著名的福音派新約聖經學者Leon Morris手下讀博士。為此，我搬到了澳大利亞的墨爾本。

在那裡，我遇到了Irene。她也是到那裡讀神學的。此前她已當過七年高中老師，有三年任一個基督教女童組織（馬來西亞女童旅）的全國組織者。最終，她答應了，如果我肯到亞洲服事，就可以嫁給我。於是，從1984年起我開始在新加坡聖經學院新設立的研究生課程中執教。

可以說，我通往職業牧會生涯的道路是一步步的，而不是預先計劃好的。許多人錯誤地以沒有受到呼召為藉口，來逃避職業牧會的服事。在聖經中，被神直接呼召進入服事的只是例外（例如摩西、以賽亞、耶利米、保羅等），而非慣常的途徑（例如祭司）

。現在回過頭看，就我的熱情與天賦方面來說，教授聖經和講道的服事再合適不過了。但我的職業方向是有機地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按我的預先計劃。

問：既然您已在新加坡執教於神學院，那又是怎麼回到美國，來到這個教會的？

答：有三個原因使我們回到美國。首先，我們屬於那種資助不足的宣教士。我們所屬的宣教機構OMF（海外基督使團）當時正在轉向新的財政系統，要求所有的宣教士都有完全的資助。所以我們只有辭職。

第二，我們的兒子Ben和Nate已經上中學了。新加坡的教育體系是非常嚴格的。由於宣教士的回國述職要求，每五年我們就要有一年在美國度過。由於兩國的教育體系是不兼容的，這樣搬來搬去對於孩子們是不可行的。

第三，這時候我留在新加坡聖經學院的必要性已經不是那麼明顯了。當我剛去時，作為研究生課程的教學主力，我是整個學校中唯一有研究型博士學位的。十六年後，光是在新約系，我們就有四位有博士學位的教授。儘管我依然是有用的，但卻不是必需的。我考慮過去剛剛打開國門的蒙古。但這對我的家人來說是不可行的，特別是考慮到孩子們這些年來一直都在學習國語。

有幾個因素使我們來到CBCGB。當我們考慮返回美國時，我們更希望在華人教會的英文事工服事，因為這是我們家庭最熟悉的。我們當然可以在別的地方生活。但是因為在海外服事時波士頓地區是我們的基地，我們自然是對這裡最熟悉了。每次返美述職，我們都是在BCEC服事。在1992-93期間，我在那裡幫助教大學生。那個課程Ruth Chuang也去上了，當時

她還是威爾斯利學院的學生。所以當CBCGB徵聘英文牧師時，我們在這裡還是有些間接聯繫的。

一次偶遇幫我們確定了方向。在從新加坡來面試時，我們頭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乘坐了華航。那時候他們剛摔了幾架飛機，所以機票便宜。在教會面試後，在回新加坡的路上，我們與從洛杉磯飛往台北的李秀全牧師夫婦同機。於是在飛機上的幾個小時裡，我們得以坐在一起，聽他們介紹教會的歷史、服事及差傳事工。

問：能夠給我們說一下，在來到這個教會的最初幾年，因為沒有主任牧師而由你代行其職的那些充滿挑戰的日子嗎？

答：對於教會管理的研究表明，一般的教會大約每五年就會爆發一次內部衝突。在1999年12月，當我來這裡面試時，當時的主任牧師已經是他任職的第四年。所以我特意問到，是否有出麻煩的跡象。沒人覺得有，或者說，至少沒人告訴我會有。但當我來就職了，卻發現教會的領導結構正在變動中，而這種事情難得不導致關係緊張的。如果兩件事湊到一起，那麼衝突就在所難免了。如果教會的領袖熟悉教會運作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那麼是可以預見並制止衝突的發生。最近剛去世的Lyle Schaller，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教會管理諮詢顧問，他所著的任何一本書都是很好的入門讀物。

第二，按照我的評估，我們還沒有成功地解決導致那場衝突的根源問題。對於教會運作機制的研究，以及幾十年來不同宗派的事工經驗都表明，牧者與非神職領袖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通常的緊張點。那麼，長老團該如何與牧師、傳道人們同工呢？不同宗派採取不同的對策。因為CBCGB是一個無宗派的獨立教會，我們並沒有一套固定的對策。另外，我們是華人教會，而華人教會通常是按家族生意的方式運作的，有一個“父親”處於最高位置。中國有句諺語，“一山容不得二虎”。那麼，誰來扮演這個教會“父親”的角色：是某位具有強勢個性的長老？是主任牧師？還是某個創會家族的大家長？

第三，當一個教會陷入衝突之中，很多人會受到傷害，就像一句非洲諺語所警告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當受到傷害時，人們傾向於相互嚴辭指責，需要花很長時間悔改、饒恕和從衝突中復原。



問：在這個教會服事的十六年中，哪一段經歷給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答：我最先想到的是，這個教會有兩個特色讓我特別感動。

首先，這個教會的中文堂原本以台灣來的華人為主，而現在一半以上是中國大陸來的第一代新信徒。能親歷到這一變遷，真是不同尋常。甚至教會的領導層也經歷了同樣的轉變。從我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平和轉變，是對福音團結效應的一個見證。

其次，我讚賞這個教會對聖經教誨的渴望和耐心。由於當代大眾傳媒和輕鬆娛樂的流行，在其壓力下，許多白人教會和牧師以輕鬆溫暖的勵志型演說替代講解聖經真道。CBCGB沒有屈從於這個壓力。

問：儘管我們的中文部和英文部都在同一個屋簷下，但是他們經常是像兩個單獨的實體一樣運作。怎樣加強兩者的聯繫？

答：人們最常問我的關於中文部和英文部的兩個問題是：一、為什麼中文部和英文部不能有更多的共同活動？二、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們更願意去所謂的“二代教會”（編者註：指以移民的第二代為主體的教會，相對於新移民為主的教會而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讓中文部和英文部有更多的共同活動的願望，與留住我們的年輕人的願望是相互矛盾的。教會必須選擇哪個優先，大概我們不會兩個願望都得到滿足。

具體下來，我有以下建議：

首先，我們並不是只有中文部和英文部兩個事工，而是至少四個：中文部、英文部、青少年事工、兒童事工。那麼這個問題就應擴展為：到底應把四個事工共同的活動擴展到什麼程度？而我們的問題只提到兩個事工，這本身就表明了我們意識中的盲區。

其次，我們大概不應只有四個事工，而是該有十個、十二個。關於教會管理的研究表明，想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做的這種本能，對於60-100人規模的教會是可行的。但一旦超過這個規模，人們根本不可能記住那麼多名字，或進一步發展關係。當一個教會發展到我們教會的規模後，它就會需要大量的、不同類型的分組來起凝聚作用，每個分組的規模平均在60至100人。

第三，各個分組應該各不相同：不同的語言、音

樂形式、敬拜方式，以及不同的活動和事工。中、英文部都應考慮提供多堂敬拜，每堂敬拜都有不同的音樂風格、講道風格。這樣更廣泛的人群都可以在自己習慣的文化環境中成為事工的對象。現實地看，實在不能想像，一個來自台灣的七十歲老人、一個中國來的四十歲的中年人和一個在美國生長的二十歲的年輕人，會都覺得同一種敬拜或講道風格對自己合適，或者在同樣的社交活動中有共同的興趣。在商業領域裡，針對不同的消費者群體，公司通常會有不同的產品系列，“只有一個通用尺寸”的做法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低效的策略。在與人打交道方面，我們應該像商業領域中一樣，採取同樣明智的策略。

問：在你每日的服事中，什麼是最有挑戰性的工作？

答：一個很緊要的問題是，要保持一種外向型的服事方向。並不是人們不關心“外人”，而是受“帶寬”限制。研究表明，大多數人最多只能記住六十個名字，最多只能和六個人保持密切的關係。於是，一旦他們的網絡裡填滿了六十個普通的朋友和六個親密的朋友，他們就不再拓展新關係，因為如果那樣就無法維持現有的關係。這樣的結果就是，新來者就很難被納入已形成的網絡。沒有朋友，人們就不會堅持來教會。當人們不再來這個教會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會不再去任何教會。因為在來這裡之前可能已經試過好幾間教會了，他們不一定會再嘗試另一間了，而是氣餒，甚至徹底與教會脫離。

因此，不論對於教會，還是對於來訪者，在我們的關係網絡中有“空缺”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很難實現的。有些教會特意將新來的人安排到同一個或幾個小組裡，這樣他們就可以遇到別的同樣也在尋找朋友的人。有的教會則會就各小組的存在時間設立時限：如果一個小組不能吸引足夠的成員來保證它自動分生，那麼在一定時間內（比如兩年），這個小組就會解散，成員重新分配，以免因現有成員間的關係過密而使新來的人感覺被排斥在外。

不論採用何種對策，為來訪者和教會本身著想，在關係網絡中有“空缺”是很關鍵的。

問：當新的英文牧師來就職後，作為退休/卸任牧師，您對他有什麼忠告？

答：我不打算向新牧師提建議，但是要給會眾提一些忠告。

現代管理學的創始人Peter Drucker認為，世界上有三種最困難的工作：大學校長，醫院的首席執行官，和地方教會的牧師。而原因是一樣的，這三種角色都要管理許多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和不同的期望值。人們不斷地將不同的期望值施加給領袖們，將他們的機構拉向不同方向。

著名的教會管理諮詢顧問Lyle Schaller給出了牧師所能扮演的十二種獨特的角色（另外還有他沒提的，因此這個清單實際會更長），同一個牧師最多只能做好其中的三樣。因為其中一些角色是相互排斥的，所以這特定的三種角色必然是那些需要類似的才幹和個性的。

所以我對會眾的忠告是雙重的。

首先，確定你們最想讓新牧師完成的三項任務，和最想要他具備的三種技能，並確保它們相互兼容。找一個具備這三種技能的牧師來行使這三項職能，明白地將其他九項中安排給其他牧師、傳道人或同工，使他從中解脫出來。在年度審核時，只就那三項職能進行考評。（因為將牧師作為受薪僱員來考評是違反聖經教導的，所以對負責其他職能的人，不論是否受薪，也應考評其履行其職責情況。）

第二，需要記住，他/她與我的三項擅長大概會有差別，就像我與我的前任盧敬雄牧師在專長有差別一樣。因此，會眾自己也需要調整、適應。這是費時間的，而且經常是令人不安的。會眾應該知道，會有一段調整期，這期間會有挫折、失望和關係緊張。要允許新牧師按自己的方式施展身手，按照他/她的呼召去做，而不是做前任所擅長的。

後記：在退休後，盧牧師打算將時間用在研究與寫作上。寫作的範圍包括靈修閱讀，如何查經，以及某些神學話題。盧師母則希望能繼續從事特殊教育。



盧牧師的個人博客地址為：

<https://thebibleyear.wordpress.com/>

錄音整理：張建、邵健、吳京寧

英譯中：吳京寧

責任編輯：吳京寧

“你覺得怎麼樣？覺得累嗎？”我先生陳存去作健康檢查時，我們的家庭醫生，也是個腎臟科醫生，總這麼問他。陳存的腎臟功能一直在衰退，雖然非常非常慢。怎麼回答那樣的問題呢？大多時候他都還好，但他漸漸覺得愈來愈累了。

最讓我擔心的問題是：

“他會不會突然就一發不可收拾？”

“我在追蹤他的狀況。”醫生回答我。

日子就這麼過著，直到2015年春，有天我們在散步，陳存說他累得一步也不想走了。我們當時就知道，作腎臟移植的時候到了。

醫院把整個移植過程分工給兩個小組，一組管捐贈者，一組管接受移植者。開始的時候關注的是捐贈者，手術以後是接受移植者。捐贈腎臟者要通過三個關卡：第一、捐贈者的血型必須和接受者的相合。第二、捐贈者必須夠健康才被考慮。第三、捐贈者和接受者必須通過交叉配對⁽¹⁾。

感恩的是，我們的血型雖然不同卻相合。然後，我得做捐贈小組長說的“百萬元體檢”！因為醫院要徹底確定捐贈者夠健康。如果移植後捐贈者成了病人，可就完全違反了醫師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第一條——“不損害病人！”我第一次去醫院就抽了二十管血，然後是一系列相關的測試，並且和醫生及捐贈小組單獨面談，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和社工的談話。她首先問我，是否從這個捐贈得到金錢？如果我拒絕捐贈，是否害怕對身體有任何危害？她又說如果在測試中有任何不安心或不想捐贈了，就立刻告訴她。不須要給任何明確的理由，醫院就馬上停止移植——這些都為了保護捐贈者的隱私。第三個關卡是交叉配對，移植前一個星期，醫院又抽了陳存更多血，我也抽了16管。這個測試以前作過，這次是手術前必須再作的。他們把捐贈者和接受者的血混合，如果接受者的細胞攻擊而且殺死捐贈者的細胞，交叉配對就是正的，表示接受者的血液裡有抗體，和捐贈者的細胞不相合。那樣，移植後就很可能排斥，醫生通常不允許繼續這樣的捐贈。如果交叉配對是負的，這兩個人就是相合的。

手術訂在2015年九月十日，我們早上七點要到醫院，我的手術十點開始，陳存的手術是十一點。中間的時間讓醫生檢查割下的腎臟，確定夠好能作移植。

腎臟移植

— 經歷恩典

伍 衡



手術後，陳存的改變很明顯！他精神好多了，手術幾小時後，扶著就可以步行了。我呢，因為服止痛藥，大部份時間都在睡。有一次醒來發現我在用氧氣。

“為什麼？”我問護士。

“因為你呼吸得不夠用力！”氧氣讓我感覺好多了。

第二天，護士來勸我起來走路。醫院早安排好了，沒有像我起初以為的，把陳存和我放在同一個恢復室。而是把我們的兩個房間盡可能隔得遠。如果我們要探望對方，就得有一個人從這頭，走到同一層的那頭。

因為沒有任何併發症，也沒有其他健康問題，住了兩晚我就出院了。當我準備離開醫院的時候，有個醫生開玩笑地給了我一個“寶貴”的忠告：“以後你

丈夫在家裡如果不聽你的，你就對他說，‘把我的腎臟還給我！’”

陳存晚我一天出院回家。現在接受小組要忙了，陳存每星期去醫院兩次，早上7:30抽血，見手術後腎臟科醫生。醫生很仔細地追蹤他排斥的藥——太少藥不夠保護他的新腎臟，太多了會有不必要的副作用。醫生建議他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因為他服的藥減弱了他的免疫系統，就容易染上別人的感冒或其他更嚴重的病。慢慢地，去醫院的次數減少了。每次在離我們家不遠的醫院分部抽了血，兩三個小時後，陳存就可以在網上看到結果，後來“猜”醫生會怎麼調整他的藥，他都看為是件有趣的事。

秋天到了，出院回家後，有幾個早上，看見外面燦爛的秋景，金色紅色的樹葉在晨光下閃爍，看著如此美景，我想起這首詩歌——

“為了全地的美麗，
為了諸天的榮耀，
為了生命中始終環繞我們的愛……
萬有主，我歌頌祢，
獻上這一曲感恩頌。”⁽²⁾

回顧這次移植，充滿了各種不確定——萬一我們的血型不合？萬一我不夠健康？萬一醫院拒絕我捐腎？任何一個不理想的結果都可能成為惡夢！然而，這次移植也充滿恩典——我們感謝弟兄姐妹的關愛，超乎這一切的是，我們感謝神賜的平安和祂的話——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³⁾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⁴⁾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⁵⁾

每一天，我們都感謝神的恩惠及慈愛，祂賞賜的遠遠超過我們所須！

註：

(1) Crossmatch

(2) 詩歌：“為了全地的美麗”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by F.S. Pierpoint, 1835-1917

(3) 約翰福音14:27a

(4) 馬太福音6:27

(5) 馬太福音 6:10

英譯中：夏宗蓓 責任編輯：吳京寧

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作為一個母親的心路歷程，以及這經歷如何幫助我更明白，更體會天父的心。

昨天我的女兒跑來問我，要不要買一個蛋糕慶祝母親節。我說不用了，但是她堅持一定要。因為她說，沒有她，我就不能成為一個母親。聽來好像蠻有道理，所以今天我應該謝謝孩子們讓我成為一個母親。的確因為有了孩子，我才能擁有作為一個母親的寶貴經歷。

我要謝謝我的先生俊文，因他一人辛苦工作供應全家，使我可以做一個全職母親，在家專心照顧小孩。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家三個寶貝兒女：老大兒子浩恩19歲，老二女兒恩盈16歲，老三兒子瀚恩，小名小寶6歲，是我們家的小寶貝。三個孩子中文名字同有一個意思，就是主恩浩瀚、恩典滿盈，這是我們對主的感恩和對孩子生命的祝福。身為母親19載，養育三個個性截然不同的孩子，親子關係也就交織着酸甜苦辣、愛恨情仇。不變的是，每個階段都覺得挑戰重重，因此神就更加成為我諮詢和求救的對象。

隨著大孩子們進入青少年階段，他們渴望更多的獨立與自主，與孩子們的衝突和爭執也增多，對孩子們的愛心和包容受到嚴重考驗。記得有時為了孩子的益處善意勸戒，但孩子卻不領情，結果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有時孩子們又會拒絕我照看他們。我常會心中嘆息、難過，覺得非常沮喪，有時甚至因生氣而決定用冷漠和疏離的態度對待孩子，以表達我對他們的失望。

記得有一次當我如此做時，心情是非常低沉和不快樂的。於是我又向神求救，問祂我該怎麼做，出路在哪裡？過了一段時間，心中忽然有個清楚意念：“主動和孩子和好，恢復關係。”當下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主阿！我不想。”可是又想，如果這是從神而來的引導，而我不願順服，我不也一樣犯了相同的錯誤。於是決定釘死老我，順服神，主動和孩子和好。

結果是心中對孩子的怒氣和失望很快就褪去，和孩子又恢復了愛的關係，重新獲得愛的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我突然明白：這不就是我和神關係的寫照嗎？我是神的孩子，也常因為任性背逆、輕忽神的話，犯罪、得罪神、傷害人而讓神憂傷難過。原來我作為一個母親的心情，神都經歷過。然而神對我的愛卻是溫柔的、尊重的、有盼望的。一次又一次的饒恕和寬容為的是要等候我悔改及回轉，與神重新恢復愛的關係！思想至此，自以為很愛孩子的我才發現，我對孩子的愛真是無法與神對我的愛相比的。

我的心向神發出深深的感恩，並祈求祂幫助我，用這樣的愛來愛我的孩子。而另一方面我也體驗到，當孩子們因為體貼我愛他們的心而願意聽從和順服時，我總是感到極大的喜悅，因為知道他們將因此而蒙福。我漸漸的發現，對我而言，身為一位母親，從親子關係中所得到的最大的喜樂和安慰，就是孩子們能明白、體會，我的嘮叨和百般叮嚀及教導都是出於我對他們的愛。這份愛，是

希望能把我認為最好的給他們，保護他們免於一切傷害，以及在我力所不能及時藉著禱告把他們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我的喜樂更在於，孩子們了解我對他們的愛後，選擇以感恩的心和順服的行動，來回應我對他們的愛而得到益處。

於是我再次明白，這不也是我們和神關係的寫照嗎？原來神愛我，希望我能明白祂對我們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且要將祂認為對我生命中最好的各樣福份賜給我，更希望我藉著順服去領受祂的愛和祝福。原來我每一次的順服就是讓自己住在神的愛和保護中，也相信天父必喜悅我對祂的順服和愛的回應。

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為母方知天父心。祝在座各位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責任編輯：吳京寧





父女分離記



鄭秀蘭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16：9

2008年夏天，我有機會回台灣代課兩個月。和先生吵鬧一番後，他終於妥協了。計劃在六月底，我帶著四歲半的女兒恩雅，搭美國航空的班機，到紐約轉機，再經東京到台灣高雄。

出發前幾天，我就不斷地提醒恩雅：她要和媽媽一起去台灣過暑假。單純的女兒每次總是回答說：“那爸爸呢？我要爸爸（她對爸爸的暱稱）跟我去。”出發的日子在盼望中來臨。6月22日早晨六點多，在一陣忙亂中，我們完成一切登機的程序，恩雅也被我匆匆忙忙地帶入安檢。我提醒她跟爸爸說“拜拜”。愛爸爸的恩雅，這才領悟過來，不斷地轉身，在人群中尋找父親的蹤影。一輪搜索後，她終於看到爸爸在遠處不住向她揮手。

閃閃亮片

早晨八點多，我們登上前往紐約的班機。起飛穩定後，原本一直看著窗外的女兒，忽然轉過頭來，眼眶裡充滿淚水地對我說：“我想爸爸。”我心疼地抱著她說：“不要難過，爸爸八月底就來看我們了，到時候我們和爸爸一起回美國。”感情豐富的恩雅還是不斷喃喃自語：“我想爸爸。”窗外美麗的藍天白雲，有時會吸引她的好奇心，讓她不由自主地望著窗外的景象，可是不一會又回過頭來，伏在我身上啜泣。

過一會兒，眼尖的她突然發現自己坐椅旁有一小塊“亮片”，她興奮得像發現了寶物似的問我：“這是什麼？”我說：“因為爸爸知道你會非常想念他，所以這是他請上帝派天使送來給你的“小亮片”。恩

雅一聽，馬上小心翼翼地把亮片緊握在手中，隨後放聲大哭，口中喊著：“爸爸，爸爸，我想爸爸。”她就這樣，一直哭到紐約。進了紐約候機室後，我找了一個小袋子，好不容易才說服女兒把亮片放入其中。接著，給正在上班的先生打電話，並向他述說恩雅如何思念他。當我把電話遞給女兒時，她握著話筒一直叫著：“爸爸，爸爸。”最後，才在依依不捨中掛了電話。

我想爸爸

在飛往東京的旅途中，恩雅倒是不太吵鬧，一直在看卡通頻道電視，有時回過味來，就會哽咽地說：“我想爸爸。”我儘量用玩具和童話書來分散她的思父情緒。十幾個小時後，我們終於抵達東京機場。在這裡，我們必須等三個多小時，才能搭上另一班飛機回高雄。還好東京機場候機室很大，又有兒童遊樂區可以消磨時間。另外，我也讓恩雅坐在行李車裡，推著她在免稅商店區閒逛。每當她想到或看到什麼人或事物，讓她聯想到父親，她就會大叫：“爸爸！”然後安靜地坐在推車裡發呆。我想，她是壓抑不住心中的相思情。因為以往的長途旅行，爸爸總會陪在她身旁。這是她第一次離開爸爸這麼遠，獨自和媽媽坐飛機去台灣。女兒如此強烈地表達對父親的愛和不捨之情，是我在安排這次暑假計劃時沒有意料到的。或許可以說，我根本沒有在意，這對孩子的內心有何影響。

淚流滿臉

然而，耶和華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回到台灣，經過一週的休整，七月一號是我開始

代課的第一天。晚上回到寄宿的妹妹家，卻接到先生從美國來電，告知婆婆在上海去世的消息。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們都慌了神。先生在教會弟兄姊妹的幫忙下，順利地從波士頓回到上海，處理婆婆的後事。我也在兩天內安排一切，買機票，帶著女兒飛往香港辦理大陸簽證，在七月十一日半夜，飛抵上海和先生會合。一路上，恩雅直興奮地問道：“爸爸呢？什麼時候可以看到爸爸？”在上海浦東機場，女兒一見到爸爸，就緊緊摟住他哭了。以她小小的年紀，失而復得的傷痛和團圓的喜樂，大概只能用淚水來充分表達。

離離和和

我們在上海只停留五天，恩雅每晚都要在爸爸懷中睡覺。但是白天只要有機會，就會向他撒野，耍脾氣。想來，這是她對爸爸撒嬌的另一種方式吧！時間匆匆流逝，在陰冷的週一下午，先生叫了出租車送我們到浦東機場。在車裡，恩雅意識到又要和爸爸分離，似懂非懂地憂傷起來。她靠在父親身上，幽幽地說：“我不要去台灣，我要留在上海陪爸爸。”先生安慰她說：“爸爸八月就來台灣看你。算一算，一、二、三、四，還有四個禮拜。”恩雅認真地把爸爸的話，深深的記在小腦袋裡。我們回到台灣後，她幾乎天天扳著指頭，數算爸爸何時將會來到。

那天下午在上海浦東機場，恩雅又再次和爸爸分開。這次她明白只要進了海關，就看不到爸爸了。因此，走到海關門口時，她的小手緊抓爸爸，另一支手又抓著欄桿，怎樣也不肯出關。我們搭乘的班機必須提前登機，於是我著急地半勸半強迫，把她拉進

關卡。出關後，我才發現漏寫了些表格。當我急忙地在櫃台填表時，女兒頻頻向門口張望，與爸爸不斷彼此揮手，依依不捨之情，充分表現在她臉上。最後，還是不情不願地眼淚汪汪，和我搭上飛往香港的班機。我在機上看著一臉愁容的女兒，心裡琢磨著：對一個四歲大的孩子來說，這些經歷，對她的情緒起伏，是不是太大了？



“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雨”——箴言16:15

日子在恩雅扳著手指頭數算中度過。先生在8月17日下午來到高雄，再次和我們相聚。女兒看到久未相見的爸爸，既高興又害羞地走到他面前。先生快快地抱起她，恩雅一下子摟住爸爸的脖子，猛親他的臉頰。那天，我要教最後一天的課，便留下恩雅和先生在一起。後來聽妹妹說，他們父女倆在房間裡玩了三四個小時，沒有走出房門一步，充分享受天倫之樂。

先生抵台時，剛好遇上強颱風，整個星期悶在妹妹家裡出不了門。同時，先生和我也禱告，希望能換班機提早回美。但是航空公司和我們在波士頓購票的旅行社，都說這要求非常困難，因為8月是旅遊旺季，不太可能改變行程。我們一再拜託對方，即使一個位置也沒關係，因為先生很想提早回美上班。我們抱著成事在上帝的信心，來領受最後的結果。在這段等候的日子裡，氣象報導說台灣北部的天氣晴朗。於是，我們就和妹妹一家驅車北上去尋找陽光。而三天的旅遊，也平穩了我們焦急的心情。

上帝實在是不誤事的活神，祂知道先生的焦慮。在我們旅遊歸來的當晚12點整，電話鈴響。從波士頓購票的旅行社小姐，好心地打越洋電話過來，告訴先生明天早上八點，有一張從高雄出發到東京轉機回美的機票。先生興奮地趕快起來打點行李，我也下樓去告知妹妹和妹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沒想到我在回到房間時，看到原本已經睡著的恩雅，卻坐在床上大哭，先生在一旁安慰她。原來，女兒一聽到爸爸明早又要離開，心中那分離的痛苦情緒，又再次被觸動起來。我們忙著收拾行李，也沒怎麼理會她。可憐的女兒，後來就在哭泣中疲倦地睡著了。

次晨八點多，女兒醒來頭一句話就問：“爸爸呢？”我回答他說：“爸爸已經坐飛機回美國，現在正在機上。”說完，我就迷迷糊糊地再次睡著了。過不了多久，我被一陣哭泣聲吵醒，順手把背對著我躺在一旁的恩雅轉過來，發現她正流眼淚。看到我醒來，就一臉委屈地說：“我想爸爸。”當天下午，我把一些曬乾的衣服從陽台拿回房間。女兒從中拉出一件先生的橙色T卹，緊緊抱在懷中說：“我要抱著這件衣服直回到美國。”接著愣一下，眼眶又開始泛紅，憋著小嘴說：“我好想爸爸！”

經過兩個多星期的等待，9月6日早晨，我們的班機從高雄起飛，經過長達20多個小時的飛行折騰，

終於在9月7日凌晨，抵達波士頓機場。飛機停穩後，我告訴我身旁睡得正香甜的恩雅，她終於可以和日夜思念的父親見面了。這孩子雖然疲憊，一聽到我的話，還是很堅強地坐起來。機門打開後，她和我快步走出候機室，奔向已在外久候的先生。這次，女兒沒有哭，而只是微微地笑著，因為她心裡有把握，她已經回家，爸爸不會再離她而去。

“孩童的動作是清潔，是正直，都顯明他的本性。”——箴言20:11

回美一周後的某夜，先生正哄著女兒睡覺，順口提起說：“有一天啊，媽媽和我都會離開你！”女兒一聽，馬上放聲大哭，追著問：“為什麼？為什麼？”先生回答說：“我們都會老去，在天上看著你。”好奇的恩雅又提問：“我會不會老？我100歲時會在這裡？”一會又說：“爸爸，我要跟你一起老，一起去天上。”過去這個暑假，女兒三次和爸爸分離、團聚的經驗，在這個善良、感情又豐富的孩子的心靈世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她一聽到爸爸的無心之言，就難過的哭泣起來，久久不能停止。

記得有次參加一個聚會，主題講員是研究家庭關係的專家黃維仁教授。他提到：“許多北美來自中國的移民家庭，因為種種原因，孩子暫時送回國內。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但對孩子的身、心、

靈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經由這一次恩雅的表現，我總算體會到黃教授的提醒。我和先生付了代價，學習這門功課……不管外在環境多麼困難，絕不要和孩子分隔異地，相信這也是上帝對每個基督徒家庭的心意，因為祂說：“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羣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羣，因為資財不能永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箴言27: 23-24）

先生和我有共同的信念：要親自看到恩雅的成长過程，絕不做缺席的父母。因為女兒是上帝賜給我們唯一的產業。將來，我們都要到主面前向祂交賬。盼望到時候，祂不會指責我們為不忠心、又懶惰的僕人！

作者後記：這是八年以前發生的事，我的女兒現在已經13歲了。她還是一樣的漂亮可愛、健康成長，但是也所有的青少年一樣，帶給我們很多的挑戰和成長的痛苦。在退修會之前，當我正為女兒的不聽話困擾時，翻到了自己以前所寫過的這篇舊文章，就給我很大的安慰和提醒……對孩子總是要抱著希望來看待他的未來。今年退修會的講員陳世欽牧師也用了詩篇127篇的經文來勉勵我們做父母的：“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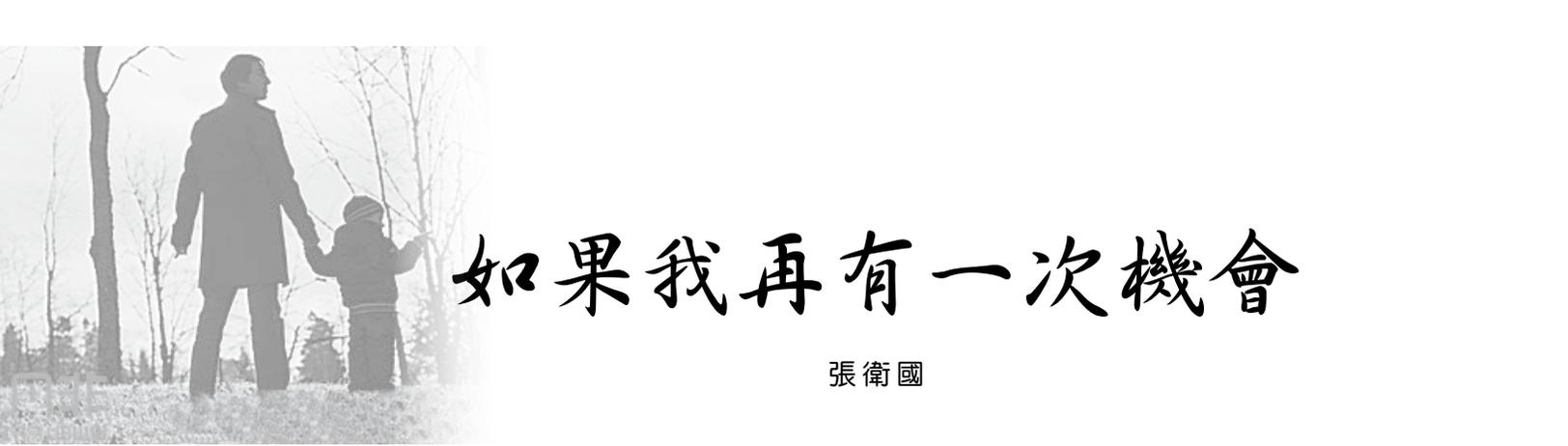
☞

責任編輯：吳京寧



漫畫
路得記三講

王子中



如果我再有一次機會

張衛國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教育我的子女，
我會做有點不像過去一般。

從醫院回到家，我會將他更長地抱在懷中，
以此來體會上帝的大愛，

給我這一個新的、神奇的生命。

我要每晚都去看他幾遍，把上帝給我的愛傳給他，
也從他那裡體會上帝給我的愛、

和我自己生命的續延。

當他剛能說話，我就要教他說“神愛世人”，
由此我們得以生存，享受豐富。

當他剛能聽懂，我就要每晚都給他讀

他喜歡的童話故事，

快樂的小老鼠、頑皮的猴子、大嘴巴

的鴨子、美麗的天鵝，

讓他每晚都在美好的世界中睡去。

我要帶他從小就到教會來，

讓他自幼就認識耶穌，走上人生的正路。

我要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去尋找自己的愛好，
而不是我想要他的愛好。

他不必為了我高興而努力去成為鋼琴家、

歌唱家、畫家、科學家，

或是別的什麼顯赫人物，

一遍又一遍地做他不喜歡的事。

他也不必為在SAT、ACT上多得幾分而

耗費自己幾日、幾週的生命，

但可以用很多的時間去看螞蟻搬家、小鳥築窩，
去遊樂場，去藝術廊，去博物館。

我要讓他人生的頭幾步就走在自然的土地上，

多呼吸田野裡空氣，多體會屏幕以外的風雲雷雨。

我要帶他在雪地裡打滾，在山路上流汗，

在大沙漠裡渴望一口清水，

在無際的大風浪裡尋找那一星燈光。

在他拿給我做錯的作業時，

我會先誇獎他做法的不凡。

在他打碎了第一個水杯時，

我會說他又為工人的工作做出了貢獻。

在他在學校做了錯事時，

我會告訴他下次一定不會再錯一遍。

我會在他有病的夜晚，

抱著他一同渡過難熬的黑暗。

我會參加他的每一次學校家長會，

感謝老師為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時間。

我會每一次都帶他去參加小朋友的聚會，

還要經常帶他去各地遊玩。

我會告訴他，

你是天上的鳥、海邊的風、

曠野上的雲、夜空的流星，

家是你累了後休息的地方。

爸爸媽媽的愛會伴隨著你，永遠不會改變。

我不會讓他為爬長青藤而苦耗時間，

不會為他沒有榮耀父母而有半點埋怨。

我會告訴他，

你的一生是你自己的，你的幸福快樂

就是我們父母的盼望。

大膽走你自己的路，追求你自己的夢，

做那些事我們早都想做，但卻一直不敢。

每天早上我會輕聲叫他起床，

告訴他早起的小鳥已經在吃他的早餐。

我會親手做可口的飯菜，不再為了

省事而用披薩充數。

每日他放學回家，

我都會給他由心而生的笑臉，

看著他快樂地活動，專心於作業上面。

我不再因為工作而誤了他的表演，

不再因為怕麻煩而沒買他心儀的小家犬。

女兒五歲時，有次路經康

乃爾大學，丈夫帶我們全家進入校園走一圈。我愛上這一所大學，心想若能在這環境幽美的學校就讀該有多好！康乃爾大學離我們的家甚遠，兒女都還在上小學的年齡，我對康乃爾大學的嚮往也隨著消逝的日子淡忘。

五年後我們全家搬到德國，這所我心目中的理想學府離我也就越來越遙遠。女兒就讀漢堡的初高中，在高中第四年申請大學時，女兒因為不是在美國本土內的高中畢業，必須經過托福考試、SAT考試，還有她自己就讀的高中，長達六小時的筆試口試等畢業大考。

申請學校時，我們到有關的機構取得美國各大學的名冊及申請表，填寫後耐性地等待，天天為此事禱告。每次禱告時，在我腦海中總出現同一個校名：康乃爾大學。我以為這是我潛意識中的求學心願。在等候學校錄取通知前，寫信到加州去懇求焦牧師代禱，並詢問如何選擇學校。焦牧師回信說，哪一所大學校園內有學生團契，而且大學內的學生福音工作做得好，就選擇那一所大學。我們打聽到，康乃爾校園內有不少的福音事工，於是希望女兒上康乃爾大學。

接著收到幾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有的大學還派人來歐洲面試，面試者在電話中苦口婆心地勸女兒去會談。只是女兒無動於衷，一心只想去上哥大的女校。除了禱告，我們就抓住神在《詩篇》二十五章12節的應許：“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與女兒在相持不下時，有人建議我們以高壓強迫女兒就範。我們確信神照管祂的產業，施恩賜福給敬畏祂名的人。不對女兒施壓，或威嚇利誘，安心

不用刻薄的語言責備他，
總是讓他知道，他就是我們幸福快樂的永遠源泉。
我要重新做的事是那麼多，
不可能在這裡都敘述一遍。
我只想在他再走去大學時，心裡對他的虧欠會少一點。
如果我再有一次機會，我會每天都給他拍一張照片。

抉擇

子英

地把女兒信托給主，並等到她心裏情願。

有一天，我們坐下來與女兒傾談，問她排拒上康乃爾大學的理由。她說，她不喜歡去一所像是高爾夫球場一般的大學。又問她堅持要去哥大女校就讀的原因。她答，她生在紐約，喜歡回到紐約去唸書。我心中暗想，也許因為當她十歲時，我們把她遷往歐洲，讓她與同伴朋友分離。那時她年紀小，不能不跟著我們走。

如今她的心仍然懷念著她往日的同學和摯友，她希望回到她的出生地去求學，可能是她尋根念舊的表現。

我們執拗不下，丈夫就對女兒說：“爸爸不是不讓妳去紐約唸書，爸爸擔心的是妳的安全。妳若堅持要去紐約求學，爸爸就只好搬到妳學校的對面居住，可以天天看著妳。”也許愛感化了女兒的心，丈夫說完話隨即取出支票本。正要動筆開支票向哥大女校報名，確定女兒將會入學時，女兒攔住爸爸的手說：“爸爸請把支票寫給康乃爾大學，我不去哥大了，我要去康乃爾大學。”我們鬆了一口氣，三人相擁讚美上主，因祂聽了我們的呼聲，沒有推卻我們的懇求。祂不叫誠心依靠祂的人羞愧，也不願讓祂的兒女走差路或作錯誤的抉擇。

女兒順利地進到康乃爾大學就讀。校方為女兒安排寬敞的房間，是一套附有個人客廳浴室廚房的賓館宿舍，讓她有如歸的感覺。四年後女兒畢業時，我們再次踏上康乃爾大學的校園。她頭戴方帽，神采奕奕。她說，她感謝神幫助她做對的選擇。也因著她的學校與學科，讓她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真是感謝神的帶領恩眷與焦牧師的代禱善勸。☞

責任編輯：吳京寧

在他遠走高飛之後，
我再一張一張地翻，
眼睛濕濕的，但總有一絲甜蜜掛在嘴邊。☞

作者簡介：作者屬鹽光團契

責任編輯：吳京寧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李 沉

引子

CBCGB成立的那一年(1969)，我們從加州搬到這裡，我在MIT的林肯實驗所工作，這一住就是46年。因為孩子們成家後都搬到了達拉斯，去年九月退休後，我們倆就應著他們的心願搬過去，但卻依然想念老家波士頓、CBCGB。所以半年的時間，已回老家兩次。

今年四月回來時見到蔡明哲長老，他特意就《心版》的子女教育特輯向我約稿。儘管怕有王婆賣瓜的嫌疑，但又想到，基督徒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有機會把他們養大成人全是神的祝福和朋友的愛護，我應該數算主恩，也希望能給教會中年輕的父母們提供一點參考。



信仰

我們夫婦兩人都是在教會還在Woburn時，由焦源漣牧師施洗的。開始在教會事奉時，我們都教過兒童主日學。兩個孩子從小在教會長大，一直堅持上兒童主日學，許多教會裡的老朋友都教過他們。至今我還記得，當年他們在幼兒班時，吳朱琳姊妹抱著他們的情景。當中文學校和主日學時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總是以主日學優先。孩子上高中後，都做過主日學老師的助手，對主日學有著美好的記憶。

感謝神，兩個孩子在中學時就歸向主，至今仍然信仰穩固，堅持主日崇拜，帶領自己的孩子參加主日學。

學習

中文——我們的兩個孩子小時候在家都學中文，也上中文學校，能夠用中文與長輩交流。我們一有機會就用中文給他們講一些中國的古典故事，讓他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之處，如飲水思源、尊老敬賢等，培養腳踏實地、穩紮穩打、勤儉克難的生活態度，為自己的華裔美國人身份自豪。

數學——數學是人間真善美的結晶。我喜歡數學，也對孩子從小的數學教育很重視。我覺得，美國的中小學對數理教育的重視和效果都是差強人意，我們的孩子如果肯花時間、精力來充實數學，可以得到加倍成果，對於升學也有很大幫助。教孩子數學不可太過心急，應該是在學校進度基礎上稍略加強、先走一步，這樣既可以提高孩子的興趣與信心，又不讓孩子被駭壞。這樣，在中學時期就可以騰出時間，加強其他功課，也能把自信擴張到其他理工科目。在教他們的時候，也不是簡單地教他們做習題，而是讓他們先將問題搞清楚，思考一遍，然後我再行講解。

音樂——我太太喜歡音樂，我也覺得音樂中有來自天堂的聲音，所以讓兒子、女兒從小就學習不同的樂器，使他們能夠在教會的多次音樂崇拜中用自己的音樂才能為主服事。

一生的承諾

2016復活節分享

EVA

高中時他們倆的生活比較繁忙，周間天天要忙學業，週六是上音樂學校、參加波士頓青少年管弦樂團，週日的時間則要保證來教會參加主日敬拜。常有教會外的朋友問，他們學業這麼忙，為何不把週末的時間也都用來讀書、準備升學？我們從聖經中得到的答案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9：10）和“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馬太福音6：33）。於是我們回答說：“孩子心中有神，我們就不怕以後有吸毒、酗酒以及未婚生子的問題。”

升學

當年兒子申請大學時，大學的排名與獎學金的多少，都曾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為此我們全家都懇切禱告，求主引領，使我們最終能淡化世上的榮辱，一切聽神安排，得到內心的平安。他大學畢業後由工轉醫，申請到新奧爾良的Tulane大學繼續深造。學校雖好，但所在的城市卻是以犯罪率高和放縱情慾的Mardi Gras而出名，於是我們再次禱告祈求。蒙神保守，他在那裡的四年平安無事，而且在那裡的教會中結識了非常有愛心的女友，最終喜結良緣。

一年後，女兒申請大學時，有哥哥的榜樣，有神的祝福，更覺一路順風，讓我們感恩不止。

聖經教導

回顧撫養一對兒女的歷程，作為父母的我們不禁想起《詩篇》的這段經文：“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徹醒。你們清晨早起，夜晚上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唯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羞愧。”（詩127：1-5）不論是建造房屋，還是養育兒女，都是一樣的道理。☞

責任編輯：王芳，吳京寧

我從小在這個教會長大。在我七歲的時候，我們全家從科羅拉多州的丹佛搬到這裡。我真有福氣能在這裡的兒童主日學和青少年小組裡成長。從當地高中畢業後，我又從威廉姆斯學院的語言與思想專業畢業。當時，我根本沒想到未來的工作會與我的專業有什麼關係。但是神有祂的計劃——五年後，我加入了SIL（編者註：原名夏季語言學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自2007年以來，我一直能榮幸地在亞洲的邊遠地區為少數民族社區服務。

感謝這些年裡你們為我和我在服事當地的朋友、同工的禱告和各種支持，感謝你們向我的父母和姊妹所提供的支持和鼓勵。在宣教工場裡儘管我經常是孤身一人，但我感到你們就是我的隊友。

我的父母提到，人們常問，我什麼時候搬回來，我還要在亞洲呆多久，什麼時候我在那裡的工作會結束。讓父母為回答這些問題犯難，我感到有點對不住他們。那麼我就自己做一個簡單的解釋吧。這不是一個被拖得很長的短期旅行，不是一個達到一定年限就算結束的合同，也不是一個項目。當CBCGB在2007年差派我的時候，這是一個一生的承諾。只要我們的主把我留在那裡，我就會在那禾場做工。我只是在效仿耶穌的榜樣。耶穌捨棄了他的生命——不是以一種盲目的、理想主義的或者英雄主義的方式，而是因著愛和對父的順服，以父的計劃為重。當然，我不可能像耶穌那樣拯救世界或哪個人。但是，我會以同樣的心來進行我的人生賽跑。

我要走的路還很長，請為我禱告。在某種意義上，我父母所面對的挑戰要遠甚於我要面對的。所以也請不斷地為他們禱告。讓我們禱告祈求，使我們的雙眼不離開我們的主。耶穌贖回了我們的生命，耶穌復活了，耶穌是配得頌讚的！☞

編者註：Eva姊妹為我們教會差派的宣教士，本文為她回訪母會期間在復活節聚會中所做的分享，原文為英文。基於對差會政策宣教士安全的考慮，本文將她的部分個人信息隱去。

英譯中：吳京寧

責任編輯：吳京寧



耶穌哭了

李新宇

“**耶穌**看見她(馬利亞)哭, 并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嘆, 又甚憂愁。便說, 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回答說, 請主來看。耶穌哭了。”(約翰福音11:33-35)

耶穌哭了, 這經文是整個新舊約中最短的一句經文, 但它的意義和內涵卻是非常深刻, 以致於直到如今, 有關這節經文的解釋仍是方興未艾, 其中最常見的爭論是: 耶穌為什麼哭?

在引用的短短三節經文中, 約翰福音11章33節就有兩個地方講到“哭”, 馬利亞和與她同來的猶太人都在哭。在原文中, 這兩個“哭”是同一個希臘文的動詞, 只不過用在馬利亞的地方, 動詞的結尾有表示單數陰性的詞尾, 以表明“哭”的人是馬利亞; 而在“猶太人也哭”的“哭”字, 動詞的詞尾表明哭的人是複數, 多人。這個“哭”用英文字母寫出來是“KLAIO”, 意思是嚎啕大哭, 通俗的中文是哭天喊地。這是馬利亞在失去兄弟拉撒路之後的反應, 她痛不欲生。而村莊裡其他的猶太人, 按當時的習俗, 包括請來的職業“痛哭大師”, 也一起哭得驚天動地。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使徒約翰記載說, “耶穌哭了”。但希臘文中, 耶穌“哭”了的“哭”, 卻不是“KLAIO”這種放聲地哭, 約翰而是用了全新約聖經僅出現一次的動詞, “DAKRYO”, 正因為它只出現一次, 人們很難肯定地明白這個詞在當時的含義, 或者說無法用以經解經的原則了。一般的解釋是, “DAKRYO”是不出聲地哭, 或者悄悄地掉淚。使徒約翰也許想表明的是, 主耶穌的哭, 跟其他在場的人不一樣。

問題是: 主耶穌為什麼哭? 為什麼這位全人全神的耶穌會哭? 這在其它的宗教中也許很難想像, 包括跟基督教有關的一些異端和極端派別, 他們過份強調耶穌的神性, 乃至於不能接受一位“哭了”的神。在眾多的解經書中, 大致有兩類代表性的解釋, 一是說耶穌的哭, 表明他看到人們在死亡面前表現的絕望, 而對神沒有信心, 因此耶穌有

些悲憤, 這靜靜地淚水是“恨鐵不成鋼”的結果; 而另一解釋是強調耶穌的人性, 是說耶穌看到眾人嚎啕大哭, 他同情他們的悲傷, 他也同情罪人在死亡的毒鉤面前的無助。這兩種解釋都可以從經文中找到一些支持的證據。哪種解釋更好不是我要探討的重點, 我想問的是: 弟兄姐妹們, “耶穌哭了”, 您如果是在當天的伯大尼, 在那樣的情況下會哭嗎?

當您聽到團契裡有人面臨失業, 成天擔心工作穩不穩定, 擔心失去全家依賴的醫療保險, 您會為他/她禱告乃至流淚嗎? 當您聽到有人為了能留在美國, 追求更好的夢想, 以至於十幾年沒有與遠在異國的親生骨肉團聚過, 從沒有人為她過生日(直到有了團契), 因為沒有保險, 從來沒有看過醫生, 您會流淚嗎? 當您看到一群單親媽媽帶著小孩, 為了人身安全, 不得不在臨時住所之間搬來搬去, 您會像耶穌那樣悄悄地掉淚嗎?

感謝神! 使徒約翰沒有停留在“耶穌哭了”, 因為他那天在伯大尼, 聽到了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 把那隔絕生與死的石頭挪開, 讓拉撒路可以從死亡的捆綁中走出來。弟兄姐妹, 當您和我看到教會裡有需要幫助的人時, 我們有沒有聽從主耶穌, 去挪開那攔阻的石頭呢? 我們有沒有多留心一下教會肢體的需要, 以及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的石頭是什麼?

“耶穌哭了”, 我的主在世上的時候也會哭, 這句經文很安慰我。這一兩年的服侍, 常讓我看到自己的軟弱, 當有肢體向我講到看病沒有保險; 生活沒有著落; 婚姻沒有希望等等, 我常常是無能為力, 但我願意陪他們流淚, 因為我的主“耶穌哭了”。同時我也更盼望主的應許早日來到,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 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 卍

責任編輯: 張應元



司提反關懷事工

邵可鑲

我經常從他們的進步中見證到神的大能。不但認識到自己的渺小，也意識到我只是一位“關懷者”（Careiver），唯有天父才是那位“醫治者”（Cure Giver）

。透過這個過程，我也不斷的在成長。

司提反事工現在非常需要弟兄們的熱情參與。現任服事的33位同工中，僅有6位弟兄（僅佔五分之一）。弟兄們，機會難得啊。司提反事工不但在事奉事前給我們完整的免費培訓，並且也不停的有在職訓練，小組之內也相互見證和扶持。請來加入這一服事的行列。

使徒行傳20章35節記載使徒保羅曾勸勉以弗所教會“我凡事給你們做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透過司提反的實踐，更深體會到這點。環顧周遭，許多的肢體正遭遇困難（其中也有許多弟兄正遭遇困難，需要被扶持）。親愛的弟兄姊妹，您願意回應主的呼召成為司提反愛關同工嗎？☞

責任編輯：李新宇，周安娜

在2005年的時候，我很榮幸被引介，進入司提反關懷事工。在受培訓之前，我只是抱著可以幫助人的願望，興致勃勃地加入。在50小時密集課程及一連串的訓練之後，才發現自己對司提反關懷事工認識的膚淺，也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時至今日都仍舊還在學習當中。

司提反關懷事工是個世界性的組織。由聖路易市的一位臨床心理醫生兼牧師Kenneth C. Haugk於一九七五年開創的一項以基督為中心，透過平信徒，提供同性別的，一對一的關懷方式。我們教會在2003年註冊引進此關懷事工。該機構的名字出自新約聖經的《使徒行傳》六章，“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在耶路撒冷的教會選舉了司提反等七位弟兄負責關懷，分配飯食，供給早期教會信徒生活上的需要。

司提反事工是對於一些面對困難處境的朋友提供一個關懷伙伴。在關懷的過程中，我學習用聆聽來了解對方的內心需要。讓被關懷的人逐漸恢復到正常的狀態，身心靈逐漸的強健起來，能夠自己站立起來。我也曾接到一個特殊的個案，非常急切的需要幫助，解決困難。這種情況除了陪伴之外，我必須向教會中的專業人士請求協助。在這裡也特別向他們及我內人致謝，謝謝他們對我及司提反事工的支持。

我一直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好的關懷者，或心靈陪伴者。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並有許多缺點。在我陪伴過的人中，我卻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很多，每一位都是我的老師。我深深體會到，憑自己的血氣，往往沒有辦法完全幫助到他人。但是經由禱告，祈求神的帶領，聖靈就開始在人的內心做工。



怎會去夫妻恩愛營？

黃紅衛、熊繼敏

編者按：教會極為重視家庭事工，從2003年起與“家庭更新協會”合作，在新英格蘭地區展開夫妻恩愛營（Marriage Enrichment Retreat 簡稱MER）事工。在今年一月份某主日崇拜中，黃紅衛、熊繼敏夫婦分享他們參加夫妻恩愛營的感受。

（合）**弟** 兄弟姐妹們平安

紅衛：我叫黃紅衛。

繼敏：我叫熊繼敏。

紅衛：我們夫妻很幸運參加了去年的夫妻恩愛營。我們也很感恩今天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們的體會。

繼敏：以前雖然接受到很多次MER的邀請，但我們最後都婉言謝絕了。可是在去年，不知怎麼回事，我心裡非常有感動，所以就主動提出：“老公，大家都說這個營會好，我們也一起去參加吧。”

紅衛：我說：“太太，這個營會比較適合那些夫妻關係不太好或者有待提高的人去參加。我們都老夫老妻了，關係也不錯，有必要參加嗎？”

繼敏：我回答說：“是的，這個營會對夫妻關係不好的家庭肯定很有幫助。可是咱倆仍然可以去營會學習，沒準兒以後也可以幫助別人。噢，對了，要不然我們把MER當作咱倆結婚紀念的一種慶祝和紀念活動？”

紅衛：從那時起，幾乎每天一大清早太太就開始談論MER，我的耳朵都快磨出了繭。最後實在經不住太太的軟磨硬泡，只好答應了她的請求，甚至我還為此推遲了去往中國的出差。

繼敏：就這樣，我們終於一起參加了去年的夫妻恩愛營。我們在營會裡學到了很多寶貴的東西。例如，如何聆聽了解你的配偶，如何進行感情的存款和溝通，如何認識與化解沖突，以及處理沖突背後的感觉，等等。這些技巧不僅適用於夫妻之間，而且對教育孩子等都非常有幫助。

紅衛：可以說這個營會大大出乎我的預料。我看到了我們的夫妻感情還有增進與上升的空間。我也知道了在夫妻家庭生活中還有許多功課要做。

繼敏：因為營會所用的教材是以神為本，以聖經為根基。從根本上探討夫妻感情與家庭生活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把人帶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許多慕道友在營會中決志信主。感謝神！

紅衛：營會結束後，我們還會有MER小組的跟進活動。在那裡我們有更多的實踐練習機會。我們所學到的理論就變成了實際的運用。我們彼此都發現對方無論是，對家人還是鄰居，都更有愛心和耐心。與其他夫妻一樣我們之間也會有爭吵和之後的冷戰。但現在這種事情是越來越少，持續的時間越來越短。而且我發現每次冷戰之後太太總是第一個站出來，用她甜美的笑容和溫柔的話語來融化那存在我們之間的冰霜。我希望下一次那第一個站出來的人會是我。

繼敏：因為“先道歉者才是贏家”。另外，我們近來在討論如何參與事奉時，也常常是不謀而合，變得更加同心。所以，就好比我們都要去上小學初中高中接受裝備一樣，我們認為夫妻恩愛營是每一對夫妻的必修課。歡迎弟兄姐妹們也來參加夫妻恩愛營。

（合）：越早參加，越早蒙福！謝謝！

責任編輯：楊曉玲



靈裡的佳餚

膳食組同工歡送會紀實

張建



春

節剛過一個月，火鍋宴的餘味猶存，膳食組同工們又一次聚會，歡送明哲和如理夫婦去加州。

時間尚早，餐桌上已是琳瑯滿目，各種菜餚色香俱全，令人味蕾大開。要知道，廚房同工中多的是烹調高手，燒出菜來各有特色：糯米扣鴨，脫胎梅乾菜扣肉；紅燒獅子頭，特別加了荸薺豆腐，吃起來有脆有嫩，鮮香入味；什錦涼拌，十種菜分別切細，一樣樣或水焯或煸炒，排在大盤子裡，像一幅五色繽紛的水彩畫。

桌上有一大鍋肉羹湯，香氣撲鼻。那是台灣特色菜，用魚醬和豬肉條拌起過油，放入魚醬的高湯，再加入冬筍、香菇、蘿蔔，入口稠而微酸。因為材料豐富，吃起來很有充實感。這個菜是專門為歡送對象作的，明哲喜吃肉，如理愛吃魚，魚肉合璧，兩相歡喜。

明哲和如理夫婦進門時，大夥一陣歡呼，“新郎新娘來了”。一時間，歡樂的氣氛達到高潮。

步步恩典

享受美食後，是分享的時間。

明哲的分享，從他們這次搬家開始。他是郵遞員，夕陽工業。他說，有一次他原來送信的路線被取消了，“雞抱鵝，沒奈何”，換到另一個鎮上，路線非常困難，他心裡不免沮喪。早晨七點上班，為了得到停車位，他六點就到，中間一個小時，就坐在車裏，趁著晨光朗讀聖經。讀啊讀，心頭的憂慮像霧一樣，慢慢消散了。投遞路線不好走，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他感到腳疼，到醫院一查，竟是腳腱傷了，休息了一個多月後，回來上班，沒想到原來的路線恢復了，於是他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又是熟門熟路。

多年來，夫妻倆一直有遷去加州的打算，前幾年趁著房價低，他們在那裡買了房子。可是在夕陽工業裡找工作，很不容易。沒想到，他這次換工作，卻是順風順水。兩年前有過一次機會，由於時間太倉促而未成功。今年二月份，好機會又來了，他便抓住。郵政系統全國聯網，他屬於系統內調動，手續相對簡單，新單位要做的事也是輕車熟路。更妙的是，工作地點離他們的房子非常近。在美國這個車輪上的國家，他居然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接下來要賣房子，是件頭痛事，可他們也是“一六”大順，兩星期內就搞定了一切。買家作決定爽快，又通情達理，讓他們一直住到走，家具願帶願留聽便。最後要運傢具，通常也是件麻煩事。沒想到如理工作的門窗公司的老闆非常熱心，讓他們慢慢裝箱，裝好的紙箱陸續帶去公司，最後裝滿一個貨架，老闆員工齊動手，用膠帶捆得嚴嚴實實，像發貨一樣送去了加州，運費只收13%。

“神實在照顧我們，我們一路走來，步步靠恩典！”這是明哲的由衷之言。

如理的見證，從她十年前一場病說起的。十多年前，他們來到波士頓，看到這裡有教會，但一直猶猶豫豫，沒有邁進教會的門。幾年後，如理身體感到不適，渾身乏力，情緒低落，醫生診斷是抑鬱症，但是治療沒有效果。慢慢地，如理的病情越來越重，以致臥床不起。她以前每天都去接孩子放學，但是現在孩子就躺在身邊，她也沒有力氣翻過身去看看。

這時，一個問題在他們心中升起：“去教會？還是去死？”像哈姆雷特一樣，這個問題時時縈繞在他們心頭，對他們生死攸關。

終於，他們邁進了教會的大門。在溫暖的團契生活裡，如理的病好了，他們也很快受了洗。受洗後，他們就以自己的見證給家裏人傳福音。先是明哲的母親，老人家本來一直信佛教，常喃喃地說：“我已經98歲了，信了教，以後就沒有給我燒紙錢了。”可後來，她還是聽了寶貝兒子的話，受了洗。雪球越滾越大，包括他姐姐一家，三代十個人都成了基督徒。

“我們的長進微不足道，但都是神作的工。”如理說。

快樂事工

夫婦倆到教會後，很快參加了廚房的事奉，一晃十年過去了，由於愉快和喜樂，覺著時間不長似的。夫婦倆是腳踏實地的人，話不多，手不停。為教堂做事是義務的，可他們都把廚房的事奉當成一份正規的工作來做。

這一點盧弟兄有體會：“我本來是負責燒飯，明哲來了，我就減負了。他去煮飯，我改燒水。我有時來得晚……”他看到鄧弟兄在一邊笑了，就用手指著他笑道，“別人能笑，就你不能笑！”。原來鄧弟兄負責洗碗清潔，來得最晚。鄧弟兄嘟囔一句：“自己來得晚，還要說別人！”盧弟兄說：“我晚來也不心慌，明哲會替我把水燒上。”

明哲除了燒飯，還負責打醬。新同工章弟兄來後，明哲就教他做醬。“明哲是資深同工，但一點沒有架子，像大哥一樣，手把手地教我這個新人。”章弟兄說。

明哲做完了手頭的事，會去嚐剛出鍋的菜，一邊嚐，一邊還連聲說：‘好吃，太好吃了，再多給我點。’趙弟兄是大廚，他心裡明白，“明哲不光手勤，心也細。我做好了菜，他過來嚐，我知道他不是貪吃，而是為了鼓勵我，提高我燒菜的信心。”

“他們夫婦倆都是熱心人。”大眼睛的黃姊妹站起來說，“有時，如理看到我在做難一點的事，就會跑過來說，‘小妹妹，我來幫你。’一下就把活接過去，我感到好溫暖。只是我太老了，已經有孫子了，不再是小妹妹了。”這句話，一下把大家給逗樂了。她又轉過身，對著新來的王姊妹說：“現在你是‘小妹妹’了，我以後要像如理幫我一樣來幫你。”眾人笑聲又起。

談弟兄平時愛逗趣，在聚會上更是活躍異常。他眯著眼，走到明哲面前，說：“哎呀，我用這一口廣東的‘業餘普通話’，跟你磨了這麼些年，連蒙帶猜，終

於讓你能聽明白了，可是你卻要走了，多可惜呀！”大家聽了，由不得又笑成一片。這個廚房的“開心果”，三句話中常有兩句笑話，有時玩笑開過頭，惱了對方，他還不知不覺，一味過嘴癮，別人就一起開他的玩笑，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是個提醒。他成了眾矢之的，倒也不急，常用柔招來應對。這不，他又在說，“明哲是模範工人，不像我，身上毛病多，我在廚房挨罵，那是家常便飯。”

這一說不要緊，大家開始討論挨罵的排名榜，第一名，談弟兄自領了，第二名排下來，好像非鄧弟兄莫屬，第三名輪到誰呢……大家互相指來指去，笑眯了眼，樂彎了腰。

“哎呀，不用爭了嘛，打是親，罵是愛，你們是越挨罵，越來勁。”惠美站起來，拍拍手說道。幾個人馬上大聲表示贊同。“不過呢，”惠美話頭一轉，“現在你們聽了神的話，變得越來越乖，不用怎麼罵了。”那幾個人馬上又點頭。惠美是廚房的大姐大，七十開外了，做事行走，依然風風火火，說起話來，嘎嘣利落脆。她在廚房服事多年，裡裡外外一把手，大事小事門兒清，不服不行。用她的話說，“哪裡少個鍋，哪個人有狀況，我馬上知道。”

“有一次我腳上開刀，沒法來廚房做事，我那一攤子的事，就臨時由如理來擔當了，買各樣的食料，葷的素的，錢的進進出出，煩得很，沒想到她都做得很好。特別是看到不對的事，她能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人。”畢竟年紀大了，惠美有時覺得累，記性也差了些，就存了個心，要培養接班人，如理是她心裡一個候選人。“現在明哲如理要走，我心裡不捨得啣……不過呢，想想這也是神的安排，到哪裡都是服事神，我應該高興，為他們禱告祝福。”說到這裡，快人快語的惠美，語氣柔緩下來。

“看著他們來，又看著他們走，一晃十年過去了，”黃弟兄感嘆道。“教會裡很多的長執同工，都是從我們這兒出去的。一個事工最要緊的，就是要有靈裡的喜樂，大家樂在其中，就做得長久，時間也就走得快了。城區的潘牧師，曾說我們是全教會笑聲最多的事工。想想看，每個主日的早晨，當各處還是靜悄悄的，我們廚房裡就已經是歡聲笑語了。有人說，我們廚房的人個個看著年輕，那是當然的啦，笑一笑，十年少嘛！”大家聽了一陣歡笑，笑聲裡帶著自豪。

黃弟兄繼續說，廚房同工的心願，就是讓教會的弟兄姐妹在聽完講道以後，可以在飯桌上一起分享心



CBCGB南區分堂五週年

同工回顧和分享



邵利方（南區同工會主席）

南區分堂成立五週年，彷彿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在籌備週年慶活動前，一面看著弟兄姐妹們費心整理出來的照片，心中確實百感交集。雖說南區成立只有五年，相信神早已把在波士頓南郊未得之地興起華人教會的異象放在眾弟兄姐妹心裡。早在2006年參加母堂團契召集人會議時，潘牧師問起我對母堂多年前在Sharon一帶植堂異像是否有負擔？當時我回答說對植堂完全沒經驗，對Sharon在何處也沒概念，但願意來禱告。奇妙的是數月後應友人邀請參加當地中國新年晚會，第一次意識到附近有如此多的華人，然而卻沒有一個華人教會。

在禱告期間，當時負責團契的何煜光長老和我們分享一篇Rick Warren牧師的文章，名為“我給你的，你們怎麼用？”文中提到他是在德州鄉下長大，神卻在他神學院畢業後呼召他去洛杉磯建立教會。初到當地眼見車水馬龍，他以為上帝找錯人或自己錯認了

主的呼召，因他和妻子身無長物；但隨後他想起戴德生牧師說過：“上帝帶領，上帝就會供應”。從建堂至2006年的26週年慶，有3萬5千人出席崇拜，原來他的教會也是由零開始！這大大的激勵並點燃我們的信心之火，相信神必親自帶領並興起同工來一同建造祂的教會。

果然在韋牧師帶領下，於2009年10月有6家弟兄姐妹開始為此禱告。歷經一年多，每月禱告會參加人數漸增，每週查經聚會有原本分散在幾個美國教會的弟兄姐妹參加，更有長輩由國內來探親，無法參加當地美國教會而希望參加我們聚會時，使得我們深感建立教會的必要。也感謝母堂看到這需要，派韋牧師和利欽長老來南區帶領我們。

當年Rick Warren牧師問自己的問題，他已找到答案，明白了神使他和他的教會蒙福，是為了讓他人也蒙福，相信當我們願意順服神的帶領，進入未得之地、未得之民中，在祂的國度建造中有份，必能經歷

得，交流感情，增進靈命。中國人嘛，總喜歡吃飯聊天。另一方面，廚房的工作，既在幕後，又很繁忙，需要更多的人去瞭解，來參與。同工多了，大家可以輪流休息，減輕負擔，把工作做得更好。另外，廚房運作的各項成本現在越來越高，希望會眾能節約使用餐具。“儘管財務上有壓力”，黃弟兄說到這裡，做了個堅定的手勢，“我們決定，飯菜不漲價。”

“拍照嘍……”有人喊了一聲，大家湧到廚房裡，把廚房的一角擠得滿滿登登。談弟兄負責拍照，他又出“么蛾子”了：“人太多，只有‘揍死’的人才能拍。”不少人蒙了，什麼意思啊？明哲解釋說：“‘揍

死’嘛，就是‘做事’啦”。這個談老弟！玩笑有點過頭，普通話更是業餘。不過，他的照確實拍得好。瞧瞧，照片上大夥笑得多燦爛！

告別的時候到了。明哲夫婦下個主日前就要走，大夥挨個跟他倆擁抱道別，求神看顧，祝他們旅途順利，希望兩人以後能多回娘家看看，到時大家又能聚餐了。

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快快來加入這個快樂的集體吧！參加他們一次聚餐，保你久久不忘——既有菜餚的鮮美，更有靈裡的馨香。☺

責任編輯：潘 瀾



祂的豐盛。當年一起參與建堂初期各項事工的弟兄姐妹，相信都深有體會，並樂於分享他們的見證。

許榮俊（崇拜同工）

2016年3月6號是南區弟兄姐妹們難忘的日子：南區分堂在神的事工上走過了五個年頭。這是何等美的事，值得慶祝。

在這五年裡，主日崇拜服事小組也跟著分堂一起成長。想當初，同工會決定要開始南區主日崇拜，帶領崇拜的主席就從南區弟兄姐妹挑選。我心裡還有點嘀咕：能成嗎？可知道，主席的職責重大，要保證崇拜節奏緊湊，一氣呵成，沒有差錯，盡善盡美，榮耀神的名。選什麼樣的宣召經文，敬拜詩歌的節奏和順序，什麼時候請會眾起立或坐下，都有講究的。當時基本上沒有一位弟兄姐妹有領會的經驗。但是神不誤事，給了我們很好的母堂資源。我們參考了母堂的主日崇拜節目單，結合南區情況，制定了主日崇拜的程序，領會的同工們也參加了一天的培訓。經過緊鑼密鼓的準備，2011年3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南區分堂有了第一個主日崇拜。哈利路亞！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一下組建敬拜團隊的黃玉琴姐妹。神給她唱詩和帶領敬拜團的恩賜，使得南區敬拜的氣氛頓時提高了一個層次。感謝主將玉琴姐妹帶到我們的團隊。

南區正在籌建一個全新的教堂，作為傳揚神的福音的工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任重而道遠。讓我們緊緊仰望，依靠全能的神，向著那標竿奔跑。

忻賢芳（場地尋找小組）：沙崙美地

由於南區教會的增長及教室短缺，幾年前同工會決定成立場地尋找小組。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方圓十五哩地，從舊的廠房到空地看了不少。2014年十

月初，神為我們預備了Sharon 383 Old Post Rd。這是棟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但前任屋主全部翻新，有全新的廚衛，屋頂，水電系統，硬木地板，最棒的是這個房子佔地3.43畝。經過同工會及全會眾的禱告，大家都心有同感，這是神為我們預備的美地，遠遠超出我們所求所想。這個房子終於在2015年2月19日以342,500元成交。目前老房子用作牧師辦公室，兩個小組及青少年的聚會地點。

前兩年，Sharon被選為全美最佳居住小鎮之一，愈來愈多華人搬到這裡。我們也看到廣大的福音禾場。弟兄姐妹們開始用週末的時間，砍樹清地。建堂小組也積極找測量公司及建築公司籌建計畫，我們在大小環節中看到神奇妙的預備。也要感謝母堂多年以來一直在禱告中記念，以及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南區植堂的工作。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籌款建堂。目標是一百萬美元，蓋8,400平方英尺，可以容納250人的會堂。我們衷心希望弟兄姐妹都為我們的需要禱告並支持，深信神會加倍地祝福。

劉紅珊（青少年事工）

2011年南區教會一成立，青少年團契的組建立刻迫在眉睫，南區的青少年孩子們實在太需要屬靈的帶領和餵養。由於缺乏帶領同工，頭兩年韋牧師建議聘用美國教會的青少年教師。儘管我們的青少年孩子們經歷過數次場地和帶領老師的更換，人數也不穩定，他們對神的追求從來沒有停止，家長們的禱告則是更加恆切。三四年以前，神先後呼召母會的宣教士 Jackie Ro 和 Angie Piau來到南區幫助帶領青少年事工。特別感恩的是，這兩位宣教士的住處都離南區很遠，但卻不辭辛苦來南區事奉。特別是Angie和她的先生Larry，他們的愛心和真誠很快抓住孩子們的心。在他們的帶領之下，青少年團契開始穩定發



展成長。孩子們不僅學習聖經知識，也學習像主耶穌一樣服事他人。今年元旦，青少年團契就去波士頓城裡為經濟困難的婦女做飯並發放食物。幾年來不少大孩子已經畢業上了大學，繼續他們信仰的道路，也有更多的AWANA畢業的孩子來到青少年團契。期間，Angie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我們感謝神一路奇妙的帶領，也相信神會為我們青少年事工準備更加美好的將來。

張銳（AWANA）：芥菜種子的信心

回想起南區AWANA事工，從六年前的零開始至今，已經成為一個從學前班到六年級，40多個孩子的兒童福音事工。感謝神的帶領，也感謝同工們配搭合作，我們一起走過來，不離不棄，和孩子們一起成長。

我家和AWANA事工有很長的淵源。還在Wisconsin時，家裡的老大到一個新環境總是哭，教會的姊妹說：“去AWANA吧，到那裡孩子可高興了，不會哭的！”就憑著這一點信心，我們開始接觸AWANA。老大很喜歡，老二兩歲時也一起去。從此每週三成了我最輕鬆的日子，孩子們主動睡午覺，吃晚飯，複習經句，準備晚上準時參加AWANA，這樣過了四年。

2010年全家搬到Sharon，在青草地團契安定下來。但是孩子很失望，因為沒有AWANA。聽說以前團契曾嘗試過，孩子也說：“為什麼我們教會不能有？”在姐妹們的支持和師母的帶領下，我們決定自己組建。在地區的AWANA宣教士和母會有經驗的弟兄姐妹的幫助下，2010年我們有了自己的AWANA，和完整的活動流程。感謝神，南區教會對兒童事工有共同看見，核心同工們在場地、資金、和人員上都無條件地支持。從開始時的十幾個孩子，到了2012年，我們迅

速增長到近30個人，我先生保軍也出來和我一起事奉，就這樣我們堅持了四年。

今天，回首往事，不禁感慨：有時候神給我們的祝福竟來自最初小小的信心和小孩子一點點的堅持！就像芥菜種子那麼大點的信心竟然成就了我們今天的AWANA。從最初的十幾個孩子、幾個家庭，到如今40多個孩子。他們慕道的父母來到教會，基督徒的家長慢慢參與服事，很多AWANA的畢業生也進入青少年團契。神就這樣操練我們的信心，讓我們看到事奉最小的，就是事奉最大的！

陳利欽：編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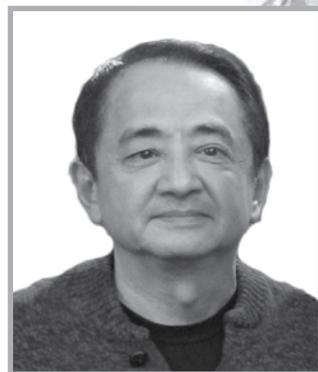
在南區教會慶祝五週年的時候，看到弟兄姐妹如此熱心地分享在主內共同事奉的喜樂以及所看到神所賜的恩典，真是無比感恩。就像韋牧師所分享的，南區從五年前一個屬靈的嬰孩，今天能成為初具規模，成熟的教會，一路都充滿神的祝福。我們看見弟兄姐妹一直恆切地為教會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也看見同工隊伍的成長。在教會即將獨立並要建造新會堂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教會的會員能如此同心合一地為著教會獨立後的事工安排，新堂的設想和籌款，以及教會獨立的申請而來共同努力。

當然，南區在未來幾年裡還會有很大挑戰。目前教會的人數離我們的目標還相差甚遠，能在南區長期留下的新人或慕道友的比例也很低。但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因著同工隊伍的同心合一，因著懇切禱告，我們會在南區打贏這美好的仗。我們在此也衷心希望母會的弟兄姐妹能為南區禱告，更希望有植堂異象的弟兄姐妹能夠跟我們一起為擴展神的國度做工。願神賜福於南區教會。☪

責任編輯：潘瀾

懷念我們的父親黃怡群

黃詩芹，黃偉光



黃詩芹：

我是黃怡群的女兒Jessica。在與每個人的交往中，我的父親總是能使對方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我深感榮幸今天能站在這濟濟一堂的朋友、同僚、親戚以及教會會友的面前，與大家一起緬懷他的一生。今天我應該說些什麼呢？我不能說一點眼淚也沒流，但是對於父親的記憶給我帶來更多的是微笑，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愛。今天我願意將這些記憶的片段與大家分享。

我父親的一大優點，是他總是對我和哥哥的各項努力非常支持，為我們加油，給我留下了溫馨的記憶。他帶我去參加網球比賽，作我的頭號球迷。我記得看見他在玻璃牆後踱來踱去，每當我打了個好球，他就會高高地舉起拳頭。他的競爭精神使我更加努力地打好球，我也永遠忘不了，當我取得好成績時，他臉上充溢的喜悅之情。

當我們的大家族聚會在一起時，父親也是同樣的充滿喜樂。他珍視與姐妹、侄甥以及孫子孫女們在一起的歡樂時光。就如我的表姊妹咪所回憶起的：“在我人生中那麼多的重要時刻裡，總是有他的身影。

當我遇到麻煩時，他就會出現，施予援手，照顧我，使我平安度過。他教會了我家庭的重要性。”不論是在麻將桌上，還是晚餐桌上，他總會給我們講他的故事，逗我們哈哈大笑。這裡最有意思的，還是他對鍛煉的執著。我忘不了，去年他有多少次提醒我去參加波士頓地區的體育盛事——他激動地說，“那可是全天的活動啊，跳五個小時Zumba！”

從我記事起，父親和我天天都會通過電話交談。當我們還小時，他因為工作要經常出差。儘管他人不在家裡，但是他自覺地努力使自己不在我們的每日生活中缺席。他教會我什麼是盡心盡責，什麼是愛。當父親病重後，因為插上了呼吸管而無法說話，但他依然會用手勢拼詞與我們交流。在他被送上回波士頓的醫療轉運飛機前，我們和他道別，也不知道那是否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面。他在我的手上寫出“I love you”，在Tim的手上寫出“Boston”，並向我們豎起大拇指。不論在隨後的日子裡會發生什麼，我們都相信，父親回到家，等著他的只會有平安。我們的父親是如此地以對我們的愛為榮，並願意將這種愛表露出來，我們是多麼的幸福。從各種角度看，他都是最好的父親，我會思念他，牢記他給我們的愛。

父親最喜歡的中文福音歌曲，是我們下面要唱的《回家》。我們原沒想到，在父親生命的最後日子裡，這首歌會是那麼有力，那麼有幫助。在未來的日子裡，希望我們每次唱起它的時候，我們都會想起父親，都會給我們帶來微笑。

（以上內容譯自英文）

黃偉光：

在最後這幾年，爸爸帶著哈哈、妮妮（編者按：黃怡群弟兄的孫子、孫女）做了許多事情，就像從前他養育我們一樣。我們一起去看美網公開賽，一起到新罕布什爾滑雪，最近他也開始教哈哈中文等許多的事情。☺



我們永遠的Tim爸

——憶城區輔導黃怡群弟兄

張瑩

2011年6月，我來波士頓還不到一年，念完了MBA第一年的課程，正在發愁去哪兒實習。突然有一位並不太熟的二年級同學，問我要不要接替他在BUWork實習，然後我就意外得到了一份每週20小時的實習工作。BUWork是波士頓大學的SAP實施項目組，而我實習的系統管理和開發組與我之前的SAP經驗並不是十分相關。後來想想這一切應該都是上帝的安排，因為我在這個組裡認識了領我信主的Tim爸。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響亮的Tim爸的名號，我認識的是SAP工程師Robert Huang。當時最先給我留下印象的，就是他的溫暖笑容，讓人覺得非常親切。能在工作的地方碰到一位說中文的華人同事，讓我覺得非常慶幸。作為BU龐大體系裡的一個小實習生，我的主要任務就是給老闆打打雜。我不擅長主動和大家交流，所以也少有同事來理會我這個小實習生。但Tim爸就特別照顧新人，會來跟我聊聊天，問問我的情況。我在工作上遇到什麼問題，會先向他請教，他都很耐心解答。他也會想辦法給我提供各種學習的機會。有新的任務的時候，就會看看能不能給我一些工作，讓我學些新東西。有時候只是幫他做了很小的一點事情，他也会在發給大家的郵件中提到我的貢獻。

慢慢地，我發現他其實是組裡最資深的工程師，技術非常高超，組裡其他人或者老闆都常常會來跟他商量技術問題。他沒有架子，是組裡脾氣最好的工程師。所以，當其他組的成員需要找人幫忙的時候，總是先找到他。不管是誰，他都非常熱心地幫忙解決問題。每當系統要升級，必須有人在周末上班，提供技術支持的時候，他總是主動承擔加班的任務。當系統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即使問題不在他的工作範圍內，他會加班加點地研究，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所以結果常常是他解決了SAP顧問花了很長時間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對於一個系統工程師來說，能解決系統技術上的難題，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動的事情。解決一個個難題所帶來的快樂，就好像登山運動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登頂的心情。每次解決

了難題後，他都會帶著小小的自豪開玩笑說，看來我需要回去SAP公司給他們培訓一下了，因為SAP是他之前服務了很多年的公司。我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對事業的執著和熱愛，每當SAP發布了新的發展方向和或新的產品的時候，他都會非常地雀躍，跟我宣傳說，這次創新將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並期待能夠在將來參與到新的產品的應用中。

後來我才知道Robert是一個基督徒。但他卻從來沒有直接給我傳過福音，而會用很隨意的方式讓我有機會認識神。有一次，他問我要不要參加週五的查經聚會，說有很多波士頓學生參加聚會，可以認識一些朋友。於是我跟著他來到了城區，參加了樂河團契，開始學習聖經。那時候的樂河團契還不太大，每次聚會大概就是十幾個人，大家都跟他非常熟絡。在教會裡，我發現了他的另一個身份：大家都親切地叫他“Tim爸”，他是Tim的爸爸，也是教會裡很多年輕人的爸爸。我也很喜歡Tim爸這個稱呼，感覺好像在異國他鄉有了家人，大家都成了一家人。於是我也入鄉隨俗和大家一起稱呼他“Tim爸”。

剛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很規律地參加週五的團契聚會。但是Tim爸會常常不經意地跟我分享教會中的事情，讓我和團契保持聯繫。第一次參加查經，他就特地買了新版的中英文聖經送我；聚會的地點有變化，他會提前通知我；樂河組織夏天的出遊，他會提醒我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小家聚的地點不在公共交通可以到的地方，他會安排Tim和雅琳來載我。他會提前把一切都安排妥當，讓我沒有辦法找藉口偷懶不去參加。Tim爸非常了解獨自在外留學的學子的心情，他會在節假日特別地關心，帶些節日的食物給我，也會無私地將他的家向大家開放。他會跟我分享他要當爺爺的喜悅，分享女兒畢業順利地找到了喜歡的工作的驕傲，分享孫子的可愛照片，讓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也看到一個充滿愛的基督徒的家庭是多麼的受祝福。Tim爸沒有刻意地傳福音，他是真正地在生命中活出了基督的樣子，讓我從他身上看到了基督徒的與眾不同，把神的愛傳遞給了我們，也

讓我有更多了解神的動力。

我在2012年復活節受洗，Tim爸也在那時接受了一個重要的任務，要和Tim媽一起來樂河做輔導。樂河已經從十幾人發展到三十多人。要接管這麼多人，Tim爸感到非常壓力。他說，樂河那麼多博士和博士後，那麼多高學歷的聰明人，要輔導他們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一直為這件事禱告，並在五個月的時間裡提前完成了一年聖經速讀，想在正式成為輔導之前更多地預備自己。他也開始多和樂河接觸，想提前了解樂河的成員，希望可以更快地融入大家。就從那時起，Tim爸擔起了樂河輔導的重擔，他把樂河的成員都當成了自己的孩子來關心和照顧，在樂河傾注了很多的心血，也成了樂河人在波士頓的大家長。這四年來，他迎來送往了很多樂河人和樂河人的父母，熱心地組織各種集體活動，他用他獨特的關心方式“請人吃飯”與樂河人相交，建立團契成員之間的聯繫，增強樂河的凝聚力。他不光是我們屬靈上的輔導，在生活上也事無鉅細地照顧我們，關心我們在學習和工作上的煩惱。他會細心到請Tim媽每週五接交通不方便的團契成員來教會，早上五點起床去機場接旅行回來的樂河人，請新來波士頓的人看棒球比賽，幫忙搬家、修車，做各種活動的後勤部長，為樂河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偶爾累了的時候他會笑著說，我這個年紀在家陪陪孫兒孫女多好，幹嘛還要管這麼多事，可是說完轉頭又開始忙碌樂河和城區教會的事工。他不光是樂河的輔導，也隨時照顧著城區各個團契的成員，也承擔著城區許多的職責。

當Tim爸突然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不捨，常常會想起這些年Tim爸在城區、在樂河的付出，對我們說過的話，為我們做過的事，和他對我們滿滿的愛，我相信在城區很多人的心中，他就是我們在波士頓的爸爸，我們永遠的Tim爸！☹

責任編輯：吳京寧

怡群， 在天父那裡再見！

李秀全 牧師

今天我們帶著很深很深不捨的心情，來懷念我們的好弟兄、好朋友、好同工黃怡群。對怡群的家人而言，他是好丈夫、好爸爸、好兒子……。在我為怡群施洗後的三十多年來，看到他對父母長輩的尊重和孝順，對妻子兒女的情愛和體貼，對朋友同仁的真摯和誠懇，對生命信仰的執著和認真……，這一切都是上帝大能的作為在怡群生命中流露出來的榮耀見證。

當我收到李台弟兄以“安息主懷”四個字告訴我怡群回天家的消息的時候，我即時想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記載的，在耶路撒冷有一個又公義、又虔誠的西面，他在聖殿裡遇到了主耶穌之後，就稱頌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原來怡群安息主懷的“安”，也就是西面安然去世的“安”。《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列出了我們很熟悉的信心名人榜，其中提到亞伯。《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他雖然死了，因著信心仍舊說話。今天，怡群也走了。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在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他會向我們說什麼話呢？我深深地相信，他會很誠懇地勸勉我們每一個愛他的人，跟他一樣，得到真正的、內心深處的平安。這個平安，就是西面所說的，因著神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救恩帶來的平安。

怡群，今天可以說是我們在地上相聚的結束，我確信這也是我們下一次在天父那裡再見面的開始。是的，我們不是與你永別，而是在主耶穌的救恩裡說：怡群，再見啦！☹

李秀全牧師帶領黃怡群弟兄信主、受洗，為他證婚，在他最後安息前與他一起電話禱告，從重生到安息一直陪伴著他。本文為李牧師為在2016年3月19日所舉行的黃弟兄追思禮拜所寫。

責任編輯：吳京寧

懷念摯友黃怡群弟兄

李台

在2016年3月5日，我非常不捨地失去一位溫心可敬的好弟兄黃怡群。不過，我們只是暫時分離，將來在主內仍會見面的。

黃怡群於1954年生於臺灣臺中市。大學畢業後1980年來美國深造，於麻州羅維爾大學畢業後，在電腦界工作了三十七年。與夫人鐘曼玲育有一子一女，黃偉光(Timothy)與黃詩芹(Jessica)。兒子與媳婦雅琳也育有一子一女，三代同堂充滿著神的祝福。



我與怡群兄非常有緣分，認識他的經過也很有趣。我們都是臺灣臺中市長大的。我太太翠伶與他同在臺中光復國小並且與他四姐臺菲同年同學。他有個很聰明的大姐夫黃朝文，是我從小跟他一起長大的鄰居。他美麗的三姐夏菲正是我好朋友的初戀情人。我這一生吃的第一碗肉絲面就是在他家開的臺中公園對面的京滬飯店。在那個時代，五十多年前，能在他家的京滬飯店吃一餐，就好像去現在臺灣最有名的鼎泰豐小籠包吃一餐一樣，是很了不起的。很可惜，我當時還不認識他，否則有機會多吃幾碗面。他來美後，我們兩家在同一團契與教會，小孩也一起成長。我們相識是很有緣份的。

怡群兄是位充滿愛心，很熱誠，慷慨且非常有趣的人。在家中，他作為最小的唯一男孩，上面四個姐姐，往往會成為被寵壞的小孩。但是他不但沒有一點

嬌生慣養的壞習性，相反地他是很孝順的孝子並且照顧所有的家人。他是個好兒子、好老公、好爸爸、好祖父、好弟弟、好舅舅，實在令人欽佩。

在教會中，他更是盡心盡力的參與服侍。在城中區教會的青年學子，都稱呼黃怡群、鐘曼玲夫婦為Tim爸、Tim媽，是因為感受到他們像父母般的關懷照顧。他在樂河團契當輔導，不但經常關心照顧青年們，甚至在他們畢業離開後仍然關心聯絡。他常舉辦大家同樂的活動，一起看球賽，做元宵湯圓……怡群在十二年前得了心臟病，心臟裝了五支支架，功能也剩不到三分之一。他常說神的恩典讓他有機會繼續服侍神，而不是臥病在床上。城中教會中午都會準備飯食。根據胡中義弟兄回憶，他們一起服事飯食時，怡群常不顧自己心臟不好，搶著幫忙擡沈重的飯食。還有一次積雪的冬天，教會有人車子壞了，他也是奮不顧身地沖出去幫忙，但自己卻不慎滑倒受傷流血。陳世煌弟兄說，當他換腎的時候，怡群到他家做飯食給他保養。他總是默默地付出，是我們的好榜樣。在臉書上看到許多感懷他的字句，像“慈祥”、“如父母般”、“很帥氣”、“熱情”、“慷慨”、“幽默風趣”等等。怡群兄正如《聖經》所說的，一粒麥子死了在土裏，會生出更多的麥子。他的愛心會傳染到更多的人身上。

怡群是個熱情、帥氣、有趣的人。他不但有外才、英俊瀟灑，內在更是多才多藝。他從小參加演講比賽，得獎無數。書念得好，當班長。歌唱更是不輸職業歌手。有次在餐廳吃飯，他一時興起，上臺卡拉OK高歌一曲，只見餐廳內的服務員都停下來傾聽他的歌聲。他為人很謙虛真誠。正如《聖經》腓立比書一章21節所記：“活出基督的樣式，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很幸運能與這位令人懷念的弟兄一起度過許多快樂的時光。現在我們只是暫時分別，將來我們還會再見面！

責任編輯：馬蓮



有追求的叛逆者

——憶宣教士楊一哲牧師

孫蔚信

編者按：我們波士頓區華人聖經教會向佻邦派出的宣教士楊一哲牧師（1947-2016），今年7月10日在加州教會主日證道後，因病突發去世，享年69歲。本會在8月20日為楊牧師舉行了追思禮拜。以下為楊牧師多年好友孫蔚信長老所寫的紀念文章，原文為英文。

好萊塢的偶像巨星詹姆士·迪恩，以其在電影《無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或譯為《阿飛正傳》）中所塑造的形象而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我可以想像一哲像那主人公一樣，穿著皮夾克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的叛逆者形象，但他卻不是無因（無追求）的叛逆者。

1980年，我結束了在加州的研究院學業，回到了新英格蘭。一哲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是典型的勒星墩教會會友（儘管那時教會還在務本）。CBCGB是以學者型、書卷氣的形象出名，但是一哲的形象卻是那種“世俗”的。我的意思是，他知道如何在世界上闖蕩，既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又是一個靈巧的手藝人。

我記得，大概因為加錯了汽油，我的沃爾沃車壞在了二號路上。多虧了一哲想辦法把它的油箱修好，而同時又不讓我大筆破費。我也記得聽他講述如何施展武功將劫匪打退，而我又是如何的聽得入迷。一哲和慧淑在緬因州有一座度假屋，他又想學越野滑雪。於是冬季裡我們就被邀請到那裡，我也在冰封的湖面上滑雪。他特別喜歡聊如何開雪地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和戴繼宗一起在冰封的湖面上開雪地車，有好幾次差點栽到薄薄的冰層下。他就是那樣一個尋求刺激的人。他們還有一艘很大的船，於是我們被邀請去鱈魚角一帶出海釣魚。我釣魚水平不行，但是卻釣到很多：因為他在船上裝了聲納，於是我們總是知道魚群的精確位置！可憐的魚兒在他面前是無處可逃了。從這一方面講，一哲和慧淑可以說是真正

實現了美國夢。但是神給一哲和慧淑有另外的安排。於是他們把這一切都放在身後。

在很多方面，他們都是對佻邦宣教的最合適人選。一哲為他們安裝了太陽能發電裝置。我還記得一哲討論如何用日光消毒殺菌，以及用於飲用水的合適漂白劑劑量。他的機械維修和駕駛技術也正好派上用場。他們成為成百上千的兒童和年輕人的父母。他們夫妻負責照顧這些年輕人在身體、知識以及屬靈方面的各種需要。是的，我可以想像一哲開著吉普或者摩托的“叛逆者”形象。但是，他是個屬於神的有追求的“叛逆”者。

一哲打了美好的仗，忠心地跑完了他的比賽。現在，榮耀的冠冕是屬於他的了。我謹希望我的笨拙的文字能夠帶回一些關於一哲的美好回憶。願那和平的主賜給慧淑姊妹平安，撫慰她的心。☞

英譯中：吳京寧

責任編輯：吳京寧



漸行漸遠的古老教堂

—邂逅UU^I隨感之二

潘 瀾

初識UU

記得在波士頓市中心上班時，有一群華人同行經常週五在附近的中國城聚餐。當中一位女士聽說我是基督徒，想了解我去的教會。她開宗明義地表示，她本人對信仰沒有興趣，但覺得孩子在基督教環境裏長大，需要接觸一些基督教知識和背景，有利於今後適應社會。雖然當時我覺得她的出發點有點不同尋常，但還是將聯絡信息給了她，並邀請她和孩子來教會。過了一段時間沒有消息，我打電話給她。她的回答是，朋友們都認為福音派教會太保守偏激，她已經帶女兒去了一家一神普救派（Unitarian Universalist，簡稱UU）教會。據她所言，UU教雖然是基督教會（其實不是），但也接納佛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甚至無神論者一同敬拜、禱告、默想等等。這是我第一次對UU教有了解。

工作換到郊外後，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一座古典莊嚴、氣勢磅礴的教堂。方正的哥特式塔樓和碩大堅固的基石，讓我想起在英國中部讀書的城市。有時想進去欣賞她獨特的建築裝飾，卻因為高峰時間停車不便而作罷。偶爾步行經過，看到門前告示牌上有支持同性婚姻的標語，再看門牌，才知道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UU教會。

從2001年我開始去帕克舊宅邊（見上期《心版》隨感之一）的華人教會聚會後，每年的平安夜都在那裏度過。有一年聖誕節下雪天，我們在十五英里以外，兒子剛出生一個多月，也想體驗一下美國人教會如何守平安夜，於是去了離家一英里的一家公理會（Acton Congregational Church）教會，了解到這家有800名會眾的教會，起源於比美國歷史還早的艾克頓第一教區（1735年建立），在1832年有過一次很大的分裂。當時60名堅持三一論（Trinitarian）神學思想的會友離開了信奉一位論（Unitarianism）的

第一教區，而成立的今天的教會，而原來教會的主體漸漸敗落，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會眾被一家UU教會吸收。

改旗易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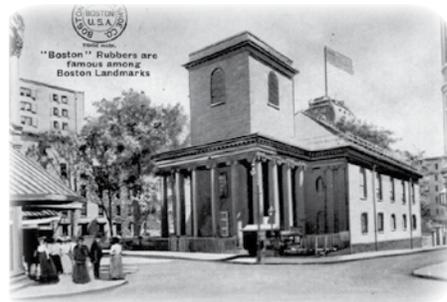
因為這些經歷，我作了一點查考，發現在19世紀初，新英格蘭地區的教會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一位論運動，使得逃脫英國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在新大陸建立的抗議宗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es）主體，很多摒棄正統基督教信仰，而轉而歸附在一位論或是普救論的旗幟之下。1961年，這兩股勢力整合後成為今天的UU。

普利茅斯第一教區

這些歷史悠久、名聞遐邇的古老教會包括：普利茅斯第一教區（First Parish Church in Plymouth, 1606創建，新大陸最早的普利茅斯殖民地上的第一個聚會點，也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現存教會），波士頓第一教會（First Church Boston, 1630，為開闢麻州殖民地的首領和首任總督約翰·文斯羅普 John Winthrop所創），多爾徹斯特第一教區（First Parish Church of Dorchester, 1630，波士頓地區最早宗教集會點），國王禮拜堂



波士頓第一教會



昆西聯合第一教區



(King's Chapel, 1688, 新英格蘭最早聖公會教堂, 王室總督為公差官員所建), 阿靈頓街教會 (Arlington Street Church, 1729, UU的母會), 和昆西聯合第一教區 (1828, 埋葬亞當斯父子兩位美國總統的教會)。

追本溯源

要認識這個拗口的一位普救派UU教, 首先要把兩個U拆開, 然後再合起來。

第一個U, 是一位論 (Unitarianism, 或譯神體一位論, 一神論, 獨神主義等), 針對正統的三位一體的三一論 (Trinitarianism) 教義而言。主流教認為上帝有三個位格 (聖父、聖子、聖靈) 同時存在, 也同屬一位上帝本體。一位論派相信上帝只有一個位格 (接近猶太教對上帝的認識), 否定耶穌的神性而突出他的人性, 對《聖經》中耶穌的神蹟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注重理性思維和個人與上帝的關係。

第二個U, 是普救論 (Universalism), 其淵源也來自於基督教。相對於正統“信者得永生”的教義, 普救派相信普世拯救, 即仁慈的上帝不會永遠懲罰罪人, 而最終會救贖所有的靈魂。用UU自己的話 (Thomas Starr King, 1824-1864), “普救派相信上帝好到不會懲罰人, 而一位論派相信人好到不會被上帝懲罰”。

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確定了主體教會對三一論的共識, 一位論被定為異端, 此後在歷史上時有零星出現, 但很少成氣候。十五世紀中葉, 有規模的一位派組織在在羅馬尼亞中部特蘭西瓦尼亞

(Transylvania) 地區崛起並在十六世紀傳入英國。當時的天主教和路德改革宗教會都因其異端立場而大加鞭撻, 並施以嚴酷的人身迫害。

普救論的代表人物是教會早期亞歷山大學派的希臘教父俄里根 (Origenes Adamantius, 185-254)。在他被公元553年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定為異端後, 普救論一直不具備自己的組織形式, 游離於主體教會的邊緣。

希臘教父俄里根



紮根新大陸

隨著清教徒逃避迫害來到美洲新大陸, 這兩種自由派神學思想幾乎同一個時期接踵而至, 在新英格蘭至中大西洋地區 (Mid-Atlantic, 紐約至華盛頓) 自由的土壤上生根開花, 在十八世紀初具雛形。1782年, 悠古的波士頓國王禮拜堂 (King's Chapel) 成為新大陸第一個承認一位論教義的教會, 其牧師詹姆斯·富利曼 (James Freeman, 1759-1835) 成為第一個一位派牧師。英國人約翰·莫瑞 (John Murray, 1741-1815) 則於1793年成為波士頓普救派協會 (Universalist society of Boston) 的首任牧師。

此後近兩百年的大浪淘沙, 兩個U都經歷了多次蛻變。一位派主張效仿耶穌愛的榜樣 (避而不談救贖), 熱心“社會公義”的解放運動, 包括宗教自由、反戰、教育和監獄改革、扶貧、廢奴、廢除死刑以及後來的同性戀權益和同性婚姻。普救派同樣熱衷教育和社會問題, 政教分離、監改、廢奴、廢除死刑、和婦女權益等。

日新月異的自由化思想、成員的流落、和共同關心的社會話題, 使得兩個U亦步亦趨, 越走越近, 繼而在1961年合二為一, 成為以波士頓為大本營, 在全球擁有八十萬會員的美國UU協會 (UUA), 不再提倡耶穌的救恩, 摒棄基督教名稱和十字架標誌, 其信仰更多元、更自由化, 著重點也從救人靈魂而轉向關心世上疾苦。

洋“一貫道”

曾經聽說過在東南亞地區的一貫道, 信奉儒、道、佛、耶、回五教合一, 當時聽了付之一笑, 因為幾大宗教的基本教義根本無法調和, 非此即彼, 不可能同時成立。現在看來, 美國的UU, 似乎可與一貫道殊

牧師詹姆斯·富利曼



牧師約翰·莫瑞



途同歸。

UU明確稱自己是接納多元宗教的非教義性融合宗教，成員中有基督徒，但也接納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人文主義（人數可能最多）、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神論、泛神論、自然崇拜和巫術等。他們歡迎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也沒有種族、膚色和國籍的歧視。

UU不再把《聖經》作為信仰的聖典，認為其中很多內容是神話傳奇，要以批判性的眼光來讀。他們認為生活本身提供“經文”，也在兩百年來不斷尋找新的宗教和道德靈感，包括借鑑佛教法句經，道教道德經等。

雖然UU不再認同基督教身份，教會的很多儀式卻保存下來，包括主日“敬拜”，唱詩、讀“經”、禱告（默想）、講道、分享、主日學（宗教教育）、團契等。有一次在鎮上的佛倫教會（Follen Community Church UU）觀看孩子的音樂表演，發現椅背上一些傳統聖詩裡的“耶穌基督”字眼被換成“我的兄弟”，“上帝”變成了“大地”。對習慣有敬拜和禱告對象的基督徒而言，這樣的宗教儀式頗讓人有惶惑恍惚感。

漸行漸遠

如果說早期的一位派和普救派還有一點基督教的影子，UU合併後的去基督教化措施和新的信仰體系，已經使它和基督教沒有任何關係。即使很多UU協會對外名稱仍然是教會，雖然很多UU建築，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的名勝古跡，都宏偉壯觀、美輪美奐，很像人們心目中的教堂，UU與包括天主教和改革宗在內的普世教會已經漸行漸遠。

可以看到，UU現今的境況，和其早期信徒否認聖經的權威，對聖經的教導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不無關係。他們對耶穌神蹟的記載棄而不用，只把耶穌視為一個善良的人和道德教師。然而完全相信耶穌教導的人，也必須接受祂神蹟的記載，否則正如英國文學大師路易士（C.S. Lewis, 1989-1963）所言，耶穌若不是來自上帝，他只能是個瘋子，或是來自地獄的魔鬼，而不會是個賢德的教師。從UU追求人本主義的理性思維，將基督教信仰層層剝去，最終成為今天似是而非的多元宗教的教訓，後人需要引以為戒。如果丟棄《聖經》的權威，人的信仰最終會離神越來越遠。

另外，UU申明他們相信人可以自由選擇信仰，而

不需要別人為他們的信仰做定義。誠然這樣，信仰的自由並不確保所期待的“結局”。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在一個十字路口，人可以選擇左轉、右轉或直行，但三條路的終點一般來說是不同的。換句話說，殊途同歸（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現實中行不通，在信仰上也是一樣。仁慈的上帝允許人選擇接受和拒絕祂的救恩，但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的後果負責，否則所謂選擇只是多此一舉，毫無意義。

如果把UU作為非宗教性的社會團體，他們在社會改革和爭取弱勢群體權利的很多事工上功不可沒。然而，他們試圖在世上建造《聖經》中那個沒有悲哀、哭號、疼痛的“上帝之城”，而拋棄耶穌對靈魂的救恩，不能說不讓人扼腕嘆息。雖然UU也許讓人覺得更寬容、更多元、更政治正確，也更迎合當今的潮流，讓那些不喜歡宗教信條但仍在尋求信仰歸屬感的新紀元運動人士樂有所居，然而這個信仰體系，最終無法回答人從哪裏來、往哪裏去、生命意義何在等終極問題。

UU思想從早期教父時代就有零星存在，為什麼一直到18世紀末才在北美新大陸，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生根開花，自成一統？因為篇幅的原因，留待下次討論。☞

（下期待續）

附註

- 1 “教會門前的石碑——邂逅UU隨感之一”，《心版》第23期。
- 2 本文參考資料如下：
 - Mark W. Harris, Unitarian Universalist origins: Our historic faith, UUA, <http://www.uua.org/beliefs/history/our-historic-faith>
 - A brief history of Unitarian Universalism, UU Congregation of Phoenix, <http://www.phoenixuu.org/?q=node/3757>
 - Our beliefs and principles, UUA, <http://www.uua.org/beliefs>
 - Unitarian Universalism, Wikipedia

作者簡介：屬雅歌團契，本刊第一任主編

責任編輯：吳京寧



編者按：本文乃穿越時空的小說創作，請讀者切勿與聖經歷史事實混淆。

六. 使者之舞

地上的歌唱道：藍天上有了白雲，天的日子就不寂寞了。

其實，天不寂寞，也因為雲中有使者。

除了乘雲，使者很多時候是在地上。他們有時站在高高的樓頂俯視眾生，有時降下來在街椅上坐一坐，欣賞小孩子的笑臉。然而，他們在每日的黎明前，總會乘著霧氣飛升，在旭日東升時，齊聚在高山之巔，聆聽天籟之音。那恢宏壯闊的“天樂”裡，有至高者給他們發來的信息和任務。使者多如天上的繁星，却各司其職，譬如，熾熱使者掌管禮儀、基路使者守衛要地、百合使者傳播喜訊。

使者來去飄逸從容，如天上的雲，地上的霧。他們身懷絕技，冰雪聰明，動作卻不徐不疾，四兩撥千斤。他們的舉止，像在舞蹈中。只不過，這是靈界的舞蹈。地面上的凡胎肉眼看去，一切都在虛無縹緲中。

當然，使者的舞姿恰到好處，是因為一切都已事先設定，一切都在至高者的計劃之中。他們參加的，可算是宇宙間的一場至善至美的大劇，從亙古演到永遠。不言而喻，參舞者都享有永生。

至高者也有“網開一面”的地方，譬如，使者享有自由意志，安排給自己的角色，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拒絕角色的使者，就退出了這場大劇。在一道道紅色的閃電里，他們飛速墜落地面，在塵土里失去了永生。

這些墜落者說，他們的退出，是為了追求另一種美：地

石緣

四

張建

上的美景、美食、美色、美顏，讓他們甘願放棄億萬年不老的生命，而求得那令其欲死欲仙的一時歡愉。因為他們落地後，能立刻獲得肉體的感官，看到繽紛五彩、嗅到芬芳花香、嘗到酸甜百味、感受銷魂的撫摸。

還好，大多數使者抗住了誘惑。他們讓自己像身上穿的白袍，淡泊心意，克制慾念，就守住一個念頭：服從至高者，忠於職守。賽拉，就是這樣一個使者。

賽拉是守護使者，等級不高，專門負責保護地上的某一個人，常常要守候在他身邊，困難時安慰，危險時警告，生死關頭可能出手拉一把。當然，人有自己的宿命，該受的都得受，但有了守護使者，痛苦可以少些。

賽拉把目前的受保護人叫作“小魚兒”，因為賽拉看見那人心裡的靈，模樣像一條小魚。自打小魚兒出生，賽拉就看顧他。賽拉是無形的，小魚兒看不到也摸不着，卻能在心靈裡感受到賽拉傳出的信息，有點像在夢中得到啓示。小魚兒很有靈性，賽拉的信息他大都能接收到。接收到了，他的靈就微微地興奮而發亮，賽拉看見，也有些微微的激動，雖然閱人無數，卻覺得跟小魚兒更有緣。賽拉有自由意志，也就有了情感。小魚兒很年輕，賽拉跟他的相守來日方長。

突然，天樂裡傳來信息：要給小魚兒做“靈子連接”了。賽拉的情緒一下子跌到低谷。

靈子連接，是罕有的事，受者大多是特殊人物，賽拉只見過一次。這活也就逾越使者能做。逾越使者級別很高，自備火車火馬，雲都不用乘。凌空一個火球，他們就出現或消失了。使者界除了每日的“天樂”，幾乎是無聲的。逾越使者一來，就很熱鬧。他們邊舞邊唱：

歲月如飛梭
天地如衣卷
我們在衣縫裡穿針引線
千年如一日
一越過千年

我們在虛無中覓根牽緣

……

賽拉不懂那歌，也不知道給小魚兒這樣一個年輕人做靈子連接究竟是為了甚麼。賽拉不能問，否則就越權了。但賽拉知道，小魚兒的靈很可能去很遠的地方，去久遠的歲月，會遭遇許多意外和危險，可能一去而永不復返，就像上次看到的那樣。賽拉還曾聽說，墮落使者裡有反悔的，想回來，奪了遠行的靈子就成。想到這些，賽拉心裡堵得慌，甚至內心有一種衝動，想跟著小魚兒去，當然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幸好，除了為小魚兒的靈遠行作準備，至高者還給賽拉佈置了不少其他的工作。賽拉一忙，就忘了不該想的事了。至高者是最智慧的。

七. 遠方的召喚

早晨，起風了。山風從門縫鑽進來，像在噓噓地吹哨。天顧從窗口看出去，山坡上的冷杉林，隨著大風湧起陣陣的波濤。他的內心，也一樣翻騰不已。

昨天晚上，山叔講述羌戈大戰和白石的來歷，令他驚詫不已。他覺得，山叔就像一個寶藏，又像《一千零一夜》的講故事人，一個接一個展示出奇物異事。但接下去發生的事，更讓他驚喜交加。

當時，他把白石湊在燈前，一個勁地看裡面的魚影兒。山叔說：“你把白石翻過來，看看底下刻的是甚麼？”

天顧聞聽，趕緊翻過石頭，看到平平的石頭底上有一些小凹坑。乍一看，甚麼都不像。定神細看，那刻痕漸漸清晰起來。雖然有磨損，仍然可以辨認出來，好像是五個字母：“I, X, Θ, Υ, Σ”。

這幾個字母湊在一起，好眼熟！天顧在爺爺的筆記本裡，還有在自己那塊小白石底上，好像也見過類似的圖形。他想了想，恍然大悟，脫口而出：“耶穌魚！”

“什麼？什麼魚？”這下輪到山叔困惑了。

“耶穌魚！是當年基督徒用的一個暗號。”

“暗號？”山叔的眉毛一下揚起。

“主耶穌升天後，使徒們按他的命令，去各地傳播福音。因為風聲緊，他們不能輕易暴露自己，所以碰到陌生人時，常在桌上或地上畫一條弧線。如果對方再添上一根弧線，合成這條耶穌魚，於是兩人會心一笑，找到同路人了。”

山叔聽罷笑了：“真聰明，好像是地下黨接頭。不過那刻的洋字是啥意思呢？”

“那是希臘文，五個字母合起來，是個‘魚’字；拆開來，每個字母分別代表‘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救主’。”

“哎呀，太妙了！我們羌人把這寶石藏了千百年，卻不知道它裡面還有這個玄奧。傳說中說的一點都不錯，這石頭大有來歷啊！”

山叔把白石拿過去看。可能有點激動，手一抖，石頭脫手，掉到磚地上，發出“啪”的一聲。天顧吃了一驚，趕緊去撿，心想，千萬不要摔壞了。可手還未碰到那石，就一下縮了回來，整個人也呆住。

白石變成了一團火！

天顧一聲驚叫，卻見山叔面不改色，不慌不忙地彎下腰去，兩手捧起那團“火”：“娃兒莫慌。白石的這個奧秘，你就知道了。這石頭經摔，挨了摔它會‘發火’，射出光來。摔得越重，發的光越亮。”

天顧定睛再看。可不，白石此刻就像一個點亮的乳白燈泡，發出耀眼的光芒。脈動的光，仿佛火苗在升騰；那石頭，看去如同一顆熾熱跳動的心。

“你那塊小白石，雖然不能發光，也是硬骨頭，要不哪能擋住那一槍。”山叔說道。“美思子這丫頭倒是細心，當時發現你胸前的小袋子破了，就問阿弗那是什麼。一聽小祖宗說你的護身石沒了，也不怕丟人，一下就趴到地上，一邊嚷着要人讓開，一邊摸着尋找，硬是在眾人亂走亂踢的腳下，撿回了你那塊寶貝石頭……”

夜深了，天顧久久沒有入睡。這些天經歷的事太多，腦袋裏嗡嗡的，好像有個風車在轉。他覺得，自己以前是走在寬寬的大弄堂裡，路又平又直，現在則像登上了雲霄飛車，彎彎曲曲，跌宕起伏，不知要去到哪裡。“爺爺，我做個夢，你把將要發生的一切都告訴我，好嗎？”他在床上轉輾反側，很久才慢慢睡去。

……他真的見到了爺爺！他好像到了一座高山上，腳下雲霧繚繞，忽見高天上飄下來一朵雲。漸漸離得近了，看到上面有一個人，一個老人。是爺爺的容貌，穿着一領雪白耀眼的袍子，拄著一根杖，仙風道骨的模样，使他一下子不太敢認。忽然，老人開口說話，話語很慢，好像沒有聲音，卻又字字分明，帶著爺爺的口音，直接在他的心中響起來：



孤城暗河羊角動
荒島絕地魚嘴掀
西海接賓延絲路
雪山拋星和千年

這是一首詩嗎？他聽來句句像隱語，一句也不懂。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詩裡面意境遼闊，又暗藏玄機。“羊”和“魚”，是指白石裡的魚羊圖嗎？“西海”，又在哪裡？這“孤城”和“荒島”，難道是我將要去的地方？他有點激動起來。到山南海北去闖盪，那可比在大城市串弄堂刺激多了。他默默記下這四句話。

這時，他覺得胸口發熱發漲，低頭一看，透過衣服和身體，居然看見自己的心在發光，像白石一樣。那光隨著心跳在脈動。胸前的傷口好像開裂了，卻不流血，裡面透出更亮的光來。於是 he 知道了，他的心一直在等著這一刻，等著來自遠方的召喚。現在，這召喚來了，於是他的心躍躍欲試。可是，……，為什麼他心中還有一種異樣的不適？那是什麼感覺呢？是疑惑、懼怕、還是警惕？

他抬起頭來，看見老人向他伸出手臂。他想撲過去擁抱老人，腳前卻是萬丈深淵。他急得想喊，口裡卻發不出聲音，卻見老人用伸出的右手臂慢慢地，由上到下，在虛空中划了一條大大的弧線。他略一遲疑，馬上就懂了，於是也舉起右手來，划了另一條弧線。老人笑了。他也笑了，可笑得勉強，因為心裡難受。小時候，他一得空就泥在爺爺身上，爺爺會用他暖暖的大手，一下一下撫摸他的小腦袋。現在這樣子，卻像咫尺天涯，爺爺也變得有點生分了。他心裡仿佛有千言萬語，卻說不出一個字。

那雲朵開始轉向，老人向他揮著手，由那雲朵載著，慢慢地離去了。

“爺爺……”，他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已是淚流滿面。

“天顧哥，你準備好了嗎？”

天顧聞聲吃了一驚，抬頭一看，是美思子站在房門口，笑盈盈的。他愣了片刻，才想起今天的計劃。剛才吃早飯的時候，山叔說天顧傷好多了，今天可以出去走走，散散心。他不許阿弗帶，而要美思子陪著他，去看寨子裏的景色，特別是看看那座寨子裡最大的碉樓。

兩人出了門。節日還沒過完，美思子打扮得很漂亮。她著一件淺桃紅長衫，腰繫黑圍裙，梳辮盤頭，戴著繡花頭帕，領口袖邊，繡著美麗的圖案，還有各種閃閃發光的小銀飾。天顧在她旁邊走著，感覺有點暈，好像是走在彩霞裡。

“今天天氣真好。天顧哥，這些天你待在屋裡，悶壞了

吧？”美思子問。

天顧向她笑了一笑，算是回答，又馬上移開了目光。在女孩子面前，他容易拘謹。

他忽然想到祭山會那天，她一個姑娘家，穿著盛裝，怎麼就能當眾趴到泥石地上，一邊嚷著，一邊為了他找那石頭。真是豁出去了。袋子後來也是美思子給補好的。要是在學校，大都是男生巴結著給女生幫忙的。想到這裡，他既感動，又有點不好意思。

他下意識地舉起手來，隔著衣服去摸胸口的寶物袋。

“天顧哥，你那袋子好特別，還有夾層。”

“噢，是嗎？我奶奶做的。”天顧想起出發那天，奶奶把袋子給他掛在頸上。他一摸，有點疙疙瘩瘩，除了白石，可能還裝了些求吉祥的小玩意兒。他心裡不大樂意，覺得小孩子氣，還迷信。上飛機後，他就取下放兜裡了，到了羌寨，看看人人都戴著香囊，才戴了起來。

“夾層當時也划破了，裡面有個小塑料袋，裝著些白色粉末和鮮紅的小豆豆，還好沒破。你不會怪我偷看吧？我趕緊就縫上的。”

“噢，沒關係的。”他連連擺手。他記得奶奶當時手捏著袋子，叮囑了他好幾句，大概是圖吉利保平安一類的話，他嘴裡嗯嗯的，沒太往心里去。

忽然，美思子壓低聲音說，“你看後面。”她向身後努了努嘴。天顧悄悄回頭看去，只見身後一近一遠，跟著兩個大漢，各自挑著匠人的行頭，炯炯的目光，卻不住地望四下裡巡梭。

“好新鮮，過大節，還有出來尋活的！”美思子扮了個鬼臉。

“難道他們是——”天顧也有點看出來了。美思子的手指放到嘴唇上，不讓他說下去。兩人一起會心地笑了。“我爸真討厭。那擔子裡，準藏著長短兵器，”美思子悄聲說，“不過，我們不用管他們。”兩人又笑了。

他們的話慢慢稠了起來。美思子告訴天顧，她在北川讀書。這次過節，才在家裡多住了幾天。她說，北川市裡有個羌族文物展覽館，展品很多，對天顧的研究可能有幫助。天顧研究的題目，他們也聽說過，還專門為了配合查經去過那個展覽館。

“查經？你也是基督徒？”天顧一喜。

“還不是，不過很嚮往。你願意幫我查經嗎？”

天顧頓時覺得有了勇氣。他轉過臉，迎著美思子的目光，“絕對沒問題，”邊說邊做了個“OK”的手勢。他看到，美思子的目光有點調皮。她臉上是一種小麥色，純淨而健康。

說話間，兩人來到寨子口。從雪山上奔流而下的溪水，在寨腳下經過，水聲硬朗，撞地有聲。寨口高高的白楊樹下，有一口井，井欄由石塊鑲成，一探頭，可以看見突冒水的泉眼，感受到雪水的清涼氣息。“咱寨子數這口井大，都說這井水女人飲了水色好，男人喝了體格壯。”美思子笑著說。

“咦，那些是什麼？”天顧用手指著離井不遠的溪灘說。只見那棕紅色的石灘上，有好多黑點在蠕動，密密麻麻的。

“是蟾蜍！”美思子說。“好玩，蟾蜍大遊行。”

“蟾蜍大遊行？……是不是要地震了？”天顧頭皮一麻。

“不會啦。小蟾蜍一起孵出來，一起找吃的，經常看見的。”

聽美思子這麼說，天顧安下心來。他們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那座大碉樓前。

大碉樓靜靜地立在寨口，三十幾米高，有十幾層，由石塊砌成，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看上去非常堅固。

“聽老輩人說，古時候誰家生了男孩，就要建一座家碉，一年修一層，十六歲封頂。不造碉樓，可娶不到媳婦的。”美思子說，“不過，這座碉樓是我們祖上一族人共建的。樓是六角形的，說明當年由六家人合造，慶祝安家。”

走近了，才感覺到碉樓那拔地而起的氣勢，天顧在心裡讚歎不已。他記得在資料中讀到過，北川羌人曾經起兵反抗清朝，數千人依托這種碉樓，抗擊數萬清軍長達三年，弄得乾隆皇帝頭痛不已。這羌族，真是民風強悍哪。

“我想上去看看，可以嗎？”

“行，要小心啊。”

碉樓的入口離地面有數米高，門又矮又小，門前攔著一條獨木長梯。天顧沿著搖搖晃晃的木梯爬上去，一低頭，鑽進碉樓裡。他回過身，看見美思子在下面朝他揮手。他想，這裡抽走了木梯，真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呢。

碉樓裡的房間很小，大多只有三到四平方米，有些存著糧食柴草。窗口也特別小，而且內大外小，所以房間裡光線很暗。碉樓有很厚的外牆和房間隔牆，層跟層之間的樓梯口，備有厚重的木蓋板。整個結構堅固嚴密，易守難攻。

天顧慢慢往上爬，磕磕碰碰地，也不知上了多少層。忽然間，眼前大亮，原來他已經到了頂層。頂層受損很厲害，沒有了頂板，內外牆壁也大部塌毀，正中央卻放著一塊大白石。他走過去，撫摸那石頭。這高高的樓頂，遠離了塵界，乾淨而純潔，真是敬拜神的好地方。

他蹭到外牆邊，小心翼翼探頭往下瞧，想看看美思子

在哪裡，卻看不見她，倒是看到了那兩個“匠人”，正手搭涼棚往上看。他向四周望去，只見青山環繞，藍天如洗，清晨的風早已停息，空中不時傳來鳥鳴，使四周山谷更顯得靜謐。

不知從哪裡，傳來了一陣悠揚的歌聲：

有一個美麗的傳說
精美的石頭會唱歌
它能給懦弱以堅強
也能給勤奮者以收穫
只要你把它愛在心中啊
天長那個地久不會失落
……

是美思子在唱嗎？天顧聽過這歌。歌很老了，但是他喜歡，喜歡那牧童短笛式的古遠情調。

忽然，他感到腳下的石頭微微在動，並格格作響。他大概是年久失修，樓面鬆動了，於是挪動兩腳，要站穩些。就在這一瞬間，樓面劇烈地上下震動起來，腳下的碉樓在砰砰嘎嘎地響，群山萬壑都在隆隆轰鸣。他一下反應過來，大叫“地震了，地震了！”可周圍似乎有千百架飛機在啟動，有無數輛坦克在行進，徹底淹沒了他的呼喊。他猛然摔倒在地，被起伏的樓面拋來擲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翻江倒海的震動緩息下來，四周的轟鳴聲也輕了些。這時，山谷裡響起一聲聲呼喊：“亞赫威……”、“亞赫威……”。呼喊聲有近有遠，此起彼伏。



連環三句半：
好地方得好恩光

張建



橄欖青春意鬧，
節日舞臺鑼鼓敲，
咱給大家鞠個躬，
新年好！

新年氣氛樂陶陶，
金猴捧上玉蟠桃，
聯歡會上多美食，
吃飽了？

吃飯更要吃靈糧，
接受主恩接受光，
秀芹、洪波和賈麗，
好榜樣！（鼓掌）

榜樣力量大無邊，
姊妹個個做糕點，
要不讓我嘗一口，
嘴真饞！——那是義賣的。

義賣檯邊人氣旺，
宣教會上熱心腸，
高媽媽的大粽子，
個個香！

空氣清香水天藍，
夏日安息野營營，
打完排球去游泳，
湖好寬！

寬寬田畝清清水，
農場勞動不覺累，
彎彎豆角多飽滿，
主栽培！

栽培靈命扎好樁，
輔導短宣獻力量，
姊妹查經在家裡，
好地方！

好地方得好恩光，
感恩節上細分享，
淚水和著笑聲飛，
不能忘。

不忘舊歲迎新年，
弟兄姊妹心相連，
屬靈之家在哪裡？
青橄欖！

（青橄欖團契2016春節聯歡會節目）

責任編輯：吳京寧

轟鳴聲又響起來了，那是另一種更低沉的聲音。他扶著一根木柱掙扎著站起來，向四面看去，只見周圍的山上出現了一股股黃褐色的洪流，泥沙夾著巨石，轟隆隆地向下襲來，洪流所到之處，高大的樹木像被刈割的稻子一樣成排地倒下。

“山塌了！”

周圍變得迷蒙蒙的，他什麼都看不清了，除了一樣東西，那是一個紅紅的小火球，從遠處徑直向他飄過來，越飄越近，越來越亮。他想自己一定被震迷糊了，起了看鎧甲舞時的幻覺。可是火球越來越大，邊上毛茸茸的，裡面似乎有電火在躍動，還沒等到他跟前，就幾乎佔據了他的整個視野。

突然，腳下的樓面又猛烈地晃動起來，這次是左右搖晃。他站立不穩，一下跌進了火球，失去了知覺……

☞

（編者注：由於本小說篇幅較大，未發表的續集將不再在《心版》雜誌刊出，而是刊登在《心版》網站。）

責任編輯：吳京寧

作者為本刊前任主編之一，屬青橄欖團契

A Farewell Discourse

Rev. Chuck Lowe

As I prepared to leave ministry at CBCGB, I thought back to the biblical genre of “farewell discourse.” Among the biblical heroes who delivered a lengthy speech in the face of impending death were Jacob (Genesis 49), Joseph (Genesis 50), Moses (Deuteronomy 31-33), Joshua (Joshua 23-24), Samuel (1 Samuel 12), David (1 Chronicles 29), and Jesus (John 14-17). A farewell discourse provided a last opportunity to anticipate the blessings and challenges which would befall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o offer advice and guidance. While I am retiring rather than dying (so far as I know), I leave behind some reflections on Paul’s farewell.

Acts 20 records Paul’s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in Ephesus. He is traveling by sea to Jerusalem, hopscotching through the ports of ancient Asia Minor (modern Turkey). Wanting to connect with the church in Ephesus without taking the time to travel overland, he summons the elders to visit him in port. Expecting that he would never again visit this church that he founded, he bid them farewell. His last address has two themes, both striking.

Most conspicuous is his lengthy self-defense. A farewell speech typically focuses on the future facing those who remain; Paul instead defends his own reputation and burnishes his legacy. He affirms his dedication, humility, and passion, even in the face of persecution (20:18-19). He courageously preached the full breadth of the gospel, not just the parts that audiences liked to hear (20:20). He preached in church, and also taught house-to-house (20:20). Rising above the racism and ethnocentrism of his day, he offered the gospel to both Jew and Gentile, urging all to repent and believe in Jesus (20:21). Nor will he stop now, even though persecution, prison, and martyrdom await (20:22-24). Just as he is about to transition to the typical subject-matter of a farewell discourse, he reverts to more self-defense: he is innocent of their blood, because he has preached the gospel in full, not only

promising salvation, but also warning of judgment (20:26-27). His farewell is extraordinary, not simply for including self-defense, but also in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it.

When Paul finally turns to the typical focus of a farewell discourse,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his message is sobering. The elders ar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its protection: they are shepherds, defending the church from ravenous wolves. More sinister still, while some of those false teachers will invade the church from outside, others will arise from their own midst, even from among the elders themselves. “Keep watch!” Paul urges. “Be on your guard!” Though lest he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God, he couples the warning with a word of reassurance: the gospel he preaches can nurture and preserve them for eternity (20:28-32).

While a typical farewell discourse would end here, Paul once more defends himself. Though financial support is his prerogative as their teacher, and common practice in the first century, he instead worked with his own hands to provide for his own needs, and those of his ministry team (20:33-35). Finally, with hugs and tears, he takes his leave (20:36-38).

Later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see the fulfillment of Paul’s prediction. In 1 Timothy, he has left his assistant in Ephesus to correct false theology and disruptive practices that have infiltrated the church (Chapters 1-2, 4-5). He also sets out the necessary character and ministry qualifications for elders and deacons who can oversee and protect the church after Timothy’s departure (chapter 3).

While Paul’s farewell discourse is distinctive to the situation in Ephesus, both God and Luke include it in Acts in order to be instructive to later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in other places. So what lessons can we legitimately extrapolate for today? At least three.



From the apostle's unusual and lengthy self-defense, pastors can anticipate the ne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ministr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competence, integrity, and commitment. Given Paul's role in the conversion of the Ephesians, his integrity in preaching, his 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persecution, and his sacrificial self-support, it is astounding that he feels the need to defend himself at such length. Yet he is not paranoid, irrationally imagining opposition. His theology was innovative, welcoming gentiles as full-and-equal members of the church, without requiring them to obey Old Testament regulations governing circumcision and food. Innovation bred controversy, which, in turn, led to ad hominem attacks against him and his ministry. More is at risk than his reputation: to discredit the preacher is to discredit his gospel. Consequently, nearly all of Paul's letters include self-defense, even if not to the proportion of this particular speech.

Scripture does not permit comparable theological innovation today, nor does God call most pastors to a comparable level of persecution or financial sacrifice. Nonetheless, criticism of pastors remains common. The grounds vary widely, and some criticism may be fair, but much is unfair. So pastors do well to learn from Paul, and work as hard, and as visibly, with less remuneration, than professionals in other fields. This honors God. At the same time, it forestalls some criticism, and provides grounds for refuting illegitimate complaints as they arise. On the flip side, churches that are critical of their pastors do well to second-guess themselves. Their objections may be legitimate. Or perhaps they are like the Christians in Ephesus and elsewhere, and would not even be satisfied with the apostle Paul!

Digging a little deeper, two details deserve notice, because they feature prominently in Paul's defense,

and because they are under threat in our context. For one, he combined preaching to congregations, with visiting members in their homes. This ministry model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s neighborhood churches give way to megachurches, just as corner stores gave way to supermarkets and shopping malls. Cultural trends are easier to surf than to oppose. Yet even if it may no longer be feasible for preaching pastors to visit most members of their congregations, Paul's model is a reminder to leaders and to members alike, that attendance at corporate worship and listening to sermons is not sufficient. Public preaching should be coupled with private instruction and pastoral nurture, through one means or another.

The other detail pertains to the content of that teaching. Paul twice references the breadth of his teaching: "anything that would be helpful to you" (20:20);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20:27). In particular, this includes not just the soft bits, but also the hard: the necessity of repentance and faith (20:21), and warnings about sin and judgment (20:26). Only by including warning as an element of his preaching was the apostle able to absolve himself of guilt for the eventual condemnation of those who reject the gospel (20:26 cf. Ezekiel 3:16-21; 33:1-9). Today, the pressure to attract crowds typically requires compromising the biblical message. Superstar pastors offer motivational talks heavy on affirmation and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and light on sin and judgment. Do we suppose that God is now softening the obligation he lay on the prophet Ezekiel and the apostle Paul? Or might squeamish pastors today be guilty of the blood of those who embrace the strained pabulum that is the contemporary gospel? Sin and judgment should never be our primary message. But if we hardly preach them at all, it is not just our audience's salvation that is at risk.

Paul's willingness to speak the hard word is evident in his warning to the elders, and leads to the third application. Out of affection, these elders have traveled overland to visit him. Their affection for him is evident from the last lines of the narrative: as they pray together, they weep, hug, and kiss, in dismay that they

may never see him again (20:37-38). Despite the depth of shared feelings, despite the outpouring of emotion, Paul necessarily warns of the wolves that will attack the flock of God, not only from outside the church, but even from inside. Perhaps even from the board of elders itself (20:28-31). From this we learn to speak the hard words, when necessary, even to our friends and fellow-leaders. Beyond that, the admonition warns us to take seriously the spiritual qualifications for church leadership. It drives us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that Paul sets out in 1 Timothy 3. If the ancients faced these risks, necessitating these cautions, so shall our churches today.

Postscript: This is an odd message for my final contribution to Pulse, and an odd final note on which to end my ministry at CBCGB. Then again, it was an odd final message for Paul to leave with the elders of Ephesus. Given the sometimes indirectness of Chinese culture, readers may infer that I am taking aim at some issue in the life of our church. So I categorically deny

that anything behind-the-scenes prompts this article, or that any discontent lies beneath its surface. When Pastor Steve invited – even insisted! – that I write a final contribution to mark my departure from CBCGB, I thought naturally of Paul’s final words surrounding his departure from the church in Ephesus. At the time I settled on this text, I was unaware of the thrust of his remarks. So I have explained the passage as written, without assuming that its occasion specifically reflects our situation. At least in one respect, their circumstance certainly does not reflect ours: unlike Paul, we hope that we will see the church occasionally in the years to come. Not so often as to wear out our welcome, or to interfere with the new English-ministry pastor. But frequently enough that whenever we come, you do not comment on how much we have aged since you saw us last. In the meantime, may God’s blessing be on CBCGB, especially on its preaching, and its leadership. ☞

Editor: Jingning Wu



漫畫 主日學的故事

王子中



Sixteen Years We Together

Interview with Rev. Chuck Lowe

Q: Did you want to be a pastor when you were young, or, how did you decide to enter ministry?

A: The first time I ever heard the gospel was from some friends during my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To hear that God loved me such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die for me was compelling. Given that Jesus was willing to die for me, I determined to live for him. That did not necessarily entail going into vocational ministry, however.

During high school, my career goal was to work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 get a taste of the country, I joined a tour group during my senior year. In Leningrad (now, Saint Petersburg), we met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Komsomol) who wanted to practice English. After two days of conversation, my contact told me that I talked so much about Jesus that I should be a minister rather than a diplomat. That was the first hint of my future direction, but I did not realize it at the time.

Before long, I switched from study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a secular university to a Christian college where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Jesus and study the Bible. At the time, my vocational goal was to use my Russian language skills to smuggle Bibles. But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were understandably reluctant to appoint a twenty-one-year-old to such work.

As a backup plan, I considered graduate school, either in Bible or in psychology. In those days, seminary tuition was around \$1,000/year, and psychology, around \$10,000/year. So finances strongly influenced that decision.

From my earliest days as a Christian, Bible study was a key passion for me. In seminary, the opportunity arose for me to do doctoral studies under a leading evangelical New Testament scholar (Leon Morris). So I moved to Melbourne, Australia for that.

There I met Irene, who had also come to study theology. She had already worked seven years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three years as a national organizer for a Christian girl's organization (Girls' Brigade, Malaysia). Eventually, she agreed to marry me, provided I would serve in Asia. So in 1984, I began teaching in the newly opened graduate program at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So my path into vocational ministry was step-by-step, rather than pre-planned. Many people erroneously use the concept of 'calling' to avoid serving in vocational ministry. In Scripture, the direct divine call into ministry is the exception (think Moses, Isaiah, Jeremiah, Paul, etc.), rather than the norm (priests, for instance). In hindsight, a ministry of Bible teaching and preaching makes perfect sense, given my passions and gifts. But my vocational direction developed organically, rather than by my design.

Q: As I recall, at that time you were in Singapore teaching seminary. How did you end up moving back to the States and to this church?

A: Three factors caused us to come back to the U.S. First, we were under-supported missionaries. Our agency, OMF, was switching to a new financial system requiring all missionaries to be fully supported. So we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sign.

Secondly, our sons, Ben and Nate, were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Singapore system was rigorous, and due to missionary home-assignment, we had to spend one year in every five living in the U.S. The school systems were not compatible, and it was not feasible to keep moving back and forth.

Thirdly, it was not essential for me to remain at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When I first went to anchor the graduate program, I was the only staff on campus with a research doctorate. After sixteen years, we had four in the New Testament department alone. So while I was still useful, I was expendable. I considered moving to Mongolia, which had recently opened, but it was not feasible for my family, especially since my children had

spent so many years learning Mandarin.

A couple factors prompted us to come to CBCGB. As we considered returning to the U.S., our preference was to serve in an English ministry with a Chinese church: it was all our family had ever known. While we were open to living elsewhere, we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Greater Boston, because it had served as our base while we were overseas. Each home assignment we served at BCEC. In 1992-93, I helped teach the college class there, where Ruth Chuang (Wong) attended while she was a student at Wellesley. So when CBCGB was looking for an English pastor, we had a couple of indirect contacts here.

A “chance meeting” helped confirm our direction. When we came here from Singapore to interview, we flew China Airlines for our first and only time (a couple of their planes had recently crashed, so the tickets were cheap). After candidating at the church, as we flew back to Singapore, we ended up on the same flight as Pastor and Mrs. Morley Lee, from Los Angeles to Taipei. So we were able to sit together for several hours on the plane, while they briefed us on the history, ministry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Q: Can we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hallenging early years of your tenure with this church as the lead pastor during the absence of Senior Pastor?

Church managem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a church will typically have major conflicts once in every five years or so. When I interviewed here in December 1999, the senior pastor was in his fourth year, so I specifically asked whether there were signs of impending trouble. No one thought so (or at least, no one told me so!). Once I arrived, I found that the church was in the midst of changing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which rarely occurs without tensi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two events made conflict highly likely. If church leadership is familiar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church dynamics, it can help anticipate and prevent conflict. Any book by Lyle Schaller is an excellent place to begin: recently deceased, he was the leading church consultant in the U.S. over several decades.

Secondly, in my estimation, we still have not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e issue which led to that conflict. Research in church dynamics, and experience in ministry across several decades and in several denominations, indicates that the “pastor – lay leader” relationship is a common stress point. How will a Board of Elders

and the pastoral staff work together? Various denominations follow different strategies. Since CBCGB is an independent church, it has no set strategy. And we are a Chinese church, which often run like a family business, with a single “father” at the top. (As the Chinese proverb puts it, “One mountain cannot have two tigers.”) In that case, who will be the church father: an elder with a dominant personality? The senior pastor? The patriarch (or matriarch) of a founding family?

Thirdly, when a church is in conflict, a lot of people get hurt. As an African proverb warns, “When the elephants fight, the grass gets trampled.” When hurt, people tend to lash out. So it takes a while to repent, forgive and recover from conflict.

Q: Which part of your 16 years with this church makes you smile and leave you the best memory?

Off the top of my head, two features of this church have particularly touched me.

First, it is remarkable to se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inistry from predominately people from Taiwan to more than half first-generation converts from the Mainland. Even the leadership has transitioned. As near as I could tell, this was a remarkably peaceful transition, and a testimony to the unifying effects of the gospel.

Secondly, I commend the desire for, and the patience with, substantial biblical teaching.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mass media and light entertainment in our era, most Anglo churches and pastors are under pressure to replace Bible exposition with light, warm-hearted motivational talks. CBCGB has not succumbed to that pressure.

Q: Although we have CM and EM under one roof, they are often acting like two separate entities. How can the relationship be strengthened?

The two most common questions I am asked about EM – CM relations are these:

- (a) Why don't CM and EM have more activities in common? and,
- (b) Why do many of our children prefer purely 2nd-generation churches?

Ironically, the desire to have more shared activities between CM and EM, and the desire to retain our youth, are contradictory. The church has to choose which to prioritize; likely we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Filling in some details, I suggest the following:

First, we are not two ministries. We are at least four: CM, EM, YM, KM. So the question should be broadened: To what extent should all four ministries share more combined activities? It may say something about us that we ask the question only about two.

Secondly, we should likely not be only four ministries, but ten or twelve. Church managem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instinct to do all things together works fine for churches of 60-100 attendees. People simply cannot remember more names than that, or develop more relationships. When a church grows as large as ours, it needs to have a large number and wide range of bonding groups, each averaging 60-100 people in size.

Thirdly, the groups should differ: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music styles, differ worship styles,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ministries. Both CM and EM should consider having multiple worship services, and those services should have different music styles and different sermon styles, so that a wider range of people can receive ministry in the culture that they find comfortable. It is not realistic to suppose that a 70-year-old from Taiwan, a 40-year-old from the mainland, and a 20-year-old from the U.S. will all find the same worship or preaching style suitable, or share interest in the same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it is common for companies to produce different product lines in order to target various demographics; most would consider one-size-fits-all to be a counter-productive strategy. We may want to be as wise in reaching people as the corporate world is.

Q: What's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 of your daily ministry?

One pressing issue in ministry is to keep an outward focus. It's not that people do not care about outsiders. The problem is bandwidth. Studies show that most people can remember at most sixty names, and maintain at most six close relationships. So once they fill up those networks with sixty casual acquaintances and six close friends, they tend to fend off new relationships, because they cannot maintain existing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it is hard to integrate newcomers into established networks. Without friends, people do not keep coming to church. When people stop coming to this church, a sizeable percentage will quit going to church at all. They will not necessarily try another church, because they may have already tried several before coming here. So, instead, they grow discouraged and drop out entirely.

Consequently, it is crucial for both the church and visitors that we have relationship openings in all our networks. This is hard to achieve. Some churches intentionally put all the newcomers into the same group(s) so that they meet other people looking for friends. Other churches set a time limit on how long a group can stay together: if it does not attract enough newcomers to necessitate a split, within, say, two years, then the group is disbanded and its members reassigned, in order to keep them from growing so tight that newcomers feel like outsiders.

Whatever strategy is employed, having relationship openings is crucial to the well-being of both visitors and churches.

Q: When the new EM lead pastor comes in, as the retired/outgoing pastor,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him?

A: I won't offer advice to the incoming pastor, but will give some to the congregation.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the founder of modern management movement, the three most difficult jobs are: president of a university, CEO of a hospital, and pastor of a local church, and all for the same reason. All three roles must manage many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divergent expectations. People are constantly placing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n the leaders, and pulling the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Lyle Schaller, leading church management consultant, identifies twelve distinct roles that a pastor could perform (and he leaves some out, so the list is actually longer). The most a pastor can do well is three. And some of the roles tend to be mutually exclusive, so the designated three must require a similar gift-set or personality.

So my advice to the congregation is two-fold.

First, settle on the top three tasks you want the new pastor to fulfill, the top three skills you want him/her to have (and confirm that they are mutually compatible). Call a pastor with those three skills to perform those three roles. Then explicitly release him/her from the other nine, assigning them to other staff and co-workers.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nnual review, evaluate him/her only on those three roles of responsibility. (And since it violates Scripture to evaluate pastors as paid employees, also evaluate how well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other tasks perform their roles, whether they are paid staff or volunteers.)

Kidney Transplant

A Journey of Grace

Bertha Chen



“How do you feel? Do you feel tired?” These were the questions our family doctor, also a nephrologist, always asked my husband, Stephen Chen, when he went in for a checkup. The function of Stephen’s kidneys had been deteriorating, albeit very, very slowly. How do you answer questions like that? Most of the time he was fine but increasingly he felt more and more tired.

The question that concerned me most was,

“Will he suddenly fall off the cliff?”

“I am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the doctor replied.

So life went on until one day in early spring of 2015. While taking a walk, Stephen said he was so tired he did not want to take another step. We both knew then that the time for a kidney transplant had come.

The hospital divides the transplant process into 2 teams – one takes care of the donor and the other the recipient. The emphasis at the beginning is on the donor, and, after the transplant, the recipient. To donate a kidney the donor has to overcome 3 hurdles. First, the donor’s blood type has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recipient’s. Second, the donor has to be healthy enough to be a candidate. Thirdly, both parties have to pass a process called Crossmatch.⁽¹⁾

We were thankful that even though our blood types were not the same, they were compatible. Then came what the donor team coordinator called “the million dollar check up!” The hospital had to be very thorough to

ensure the donor was healthy enough. If a healthy donor became a patient after the transplant, this would have been totally against the doctors’ Hippocratic Oath – first do no harm! During the first visit, the hospital drew 20 vials of blood from me. Then came a battery of tests and meetings with doctors and donor team personnel – the most memorable of these were with the social worker. First she asked me whether the donation would provide me with any financial gains and, if I refused the process, would I fear any bodily harm? Then she told me that at any time during testing, if I felt uncomfortable or wanted to change my mind, I should let her know. Without giving any specific reasons, the hospital would then announce the transplant would not proceed - all to protect the donor’s confidentiality. The third hurdle was Crossmatch. This time the hospital drew more blood from Stephen and 16 vials from me just one week before the transplant. This test was performed before but needed to be repeated again before the surgeries. Blood from the donor and recipient were mixed. If the recipient’s cells attacked and killed the donor cells, Crossmatch was considered positive. There were antibodies in the recipient’s blood that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onor’s cells. In this case, the risk of rejection after the transplant was high and the doctors usually would not allow the transplant process to continue. If Crossmatch was negative, the pair was considered compatible.

Then came the day of the operations on Sept. 10,

Secondly, be aware that his/her three are not likely to match mine, just as mine did not match my predecessor, Pastor David Ro. Consequently, the congregation will have to adjust. This takes time, and is often unsettling. So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anticipate an adjustment period, including some frustration, disappointment, and tension. Allow the new pastor to be himself/herself, and to thrive doing what he/she was called to do, not what a

predecessor did well.



Transcribers: Zhang Jian, Shao Jian, Wu Jingning

Translation: Wu Jingning

Editor: Wu Jingning

2015. We were asked to report to the hospital at 7:00 am. My operation was slated for 10:00 am and Stephen's at 11:00 am. The down time was to allow the doctors to examine the harvested kidney and to ensure it was good enough to be transplanted.

After the operation, Stephen's transformation was obvious! He was more energetic and was able to walk, with help, a few hours after surgery. I, on the other hand, was dozing off most of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pain medications. One time when I woke up, I found I was on oxygen.

"Why?" I asked the nurse.

"Because you are not breathing hard enough!" The oxygen did make me feel better.

The next day, the nurse came and coaxed me to get up and walk. The hospital had the logistics all figured out - they did not put Stephen and I in the same recovery room as I anticipated, instead they separated our rooms as far as possible. If we wanted to find out how the other one was doing, one of us had to walk to the room at the far end of the hospital floor.

Because there were no complications and no other medical issues, I was discharged after a two-night stay. While I was getting ready to leave the hospital, one doctor jokingly gave me a "valuable" piece of advice - "Whenever you don't get your way at home, just tell your husband, 'I want my kidney back!'"

Stephen was sent home 1 day later. Now, the recipient team went to work! Stephen was asked to come to the hospital 2 times a week, have blood drawn at 7:30 am and meet with the post-opt nephrologist. The doctor had to monitor his anti-rejection medications closely - too little medicine would not protect the "new" kidney, too much would have created unwanted side effects. The doctor's advice was not to go to places with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of his medications Stephen's immune system was suppressed, he could easily catch other people's cold or flu or something worse. As the days progressed, the hospital visits became less frequent. After blood was drawn at the hospital's branch lab near our house, Stephen would check the results online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It became a game for him to "guess" how the doctor would adjust his medications!

As it was fall season at the time, some mornings right after coming home, I could see the gorgeous foliage outside - the golden and red leaves shimmering in

the morning sun! While looking at this gorgeous scenery, I was reminded of this hymn - ⁽²⁾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For the beauty of the skies,
For the love which from our birth,
Over and around us lies...
Lord of all, to thee we raise,
This our hymn of grateful praise."

Looking back, this journey has been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 what if our blood types were incompatible? What if I was not healthy enough? What if the hospital rejected me as a donor? Any unfavorable outcome from these scenarios would have been a nightmare! However, this journey has also been a journey of grace -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love and concern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above all, we are grateful for God's peace and His words -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you. I do not give to you as the world gives."⁽³⁾

"Who of you by worrying can add a single hour to his life?"⁽⁴⁾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⁵⁾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goodness and mercy every day. His providenc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us!



Notes:

- (1) 交叉配對 in Chinese
- (2)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Lyrics by F.S. Pierpoint, 1835-1917
- (3) John 14:27 NIV
- (4) Matthew 6:27 NIV
- (5) Matthew 6:10 NIV



看照片 說故事

談秉遜

裝飾 (Dress Up)

主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陳弟兄喜愛這句經文，當他服侍主的時候，他不僅盡心、盡性、盡意、盡力，還包括穿上最好的衣服事奉主、看他多開心！



去釣魚

退休後每天去釣魚是我們許多人的夢想，Chuck Lowe 牧師退休後要搬到佛羅里達州，這樣每天他都可以去釣魚，告別聚會時英文堂送給他一套釣魚裝備。



Indy 500

我們教會現在成為Indy 500！星期五晚上 ALIVE活動或星期天，有時你會在教會地下室看到孩子們坐在滑板上比賽。這次不知誰贏，但看起來他們玩得非常開心。



你舉起了我

Brendan Graham 原作 張新青譯

每當沮喪，噢，我的魂，多麼疲倦；
當麻煩來臨，我心何其愁煩；
只有止步，坐下沉默不語
直到你來，陪我同坐一段。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站在群山之巔；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走在狂濤之尖；
我堅強，因為站在你肩膀之上；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夠超越自己。

沒有生命 - 沒有生命不存渴望，
每一顆心都那麼不完美地跳動不安；
但當你來臨，我心充滿奇異驚妙，
不時地，你讓我看到那永恆無限。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站在群山之巔；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走在狂濤之尖；
我堅強，因是在你肩膀之上；
你舉起了我，使我能夠超越自己。

譯者註：譯自當代福音歌曲 “You Raise Me Up”。因對網上流傳的各種中文版本都不甚滿意，特此重新翻譯。

責任編輯：張應元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www.cbcb.org